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īpa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佛陀正覺後 2443 年
2011 年 4 月 8 日

正法之光

第 10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隨佛法師在台北與台中舉辦多場公開性的宣法講座，使佛陀教法在台灣生根茁壯：
在現代人間傳揚佛陀原說，是向不可能挑戰，也許在這人間某個角落裡，還有根基成熟的眾生。
只為在蒼茫的人群裡，尋覓根基成熟的眾生；只為在生死輪迴裡，點一盞正法之燈。
不知何時，或許人們會想到 佛陀的教法？

 原始佛教會 發行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1681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佛陀正覺後 2443/2011 年 2 月 15 日～ 4 月 19 日
顯揚真義—台北正法研習課程留記



禮敬 世尊 阿羅漢 成等正覺者！



法工們正在做開課前的準備



法工受理報到及發上課資料



書記組認真記錄 師父開示法要



專注聆聽



師父在教導學眾即身觀察五陰是因緣生



隨佛尊者依據古老經說講解，云何如實觀察？
 尊者配合譬喻、圖表詳細解說，
 務必令所有學眾都真正了解五陰如何運作與相互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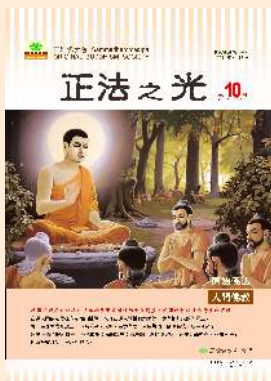


師父問：聽明白的人舉手！



- 一、我們不否認在此方、他方，過去、現在、未來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萬、億佛；但是為避免無謂的臆測與爭論、遠離偽說的揉雜，我們回歸歷史上的 釋迦佛陀為我們的根本大師。
- 二、我們承認在歷史的遞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說；但是我們奉持由大迦葉所號召，經過五百位修行成就者—阿羅漢所認可的第一次結集之聖典作為修行的依據。雖然這可能沒有將 佛陀一生說法全然收集，但是作為顯明正法及修證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夠。
- 三、經過兩千四百多年的傳承， 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舊交雜、真偽難分；我們以近 200 年來佛教學界的考據為依據，確認雜阿含經與南傳相應部當中古老修多羅的共說，去除後世之增新與部派教義之混雜融涉部分，還原第一次聖典結集之原貌。
- 四、我們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們以奉行 佛陀真實教法之僧團為現前的依止。
- 五、我們尊重任何不違反法律與善良風俗的教說與信仰；我們謹守政教分離之原則，不參與任何政黨與政治活動。我們確認緣生法無從比較出絕對的勝劣平等，男女二眾皆能成就無上菩提，是應恪守分責分權之分際。

第 10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烏帕沙瑪比丘）
Ven. Bhikkhu Upasama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明至法師

2012 年 5 月再版

佛法驪珠	隨佛而行	佛法的純正性與佛教的多樣性.....	4
		關於菩薩與菩提心.....	6
	古老經說	老病死之緣由與滅盡.....	7
		古老經說白話摘要與讀後感言.....	8
清淨三寶	禪林法音	宿命業報與因緣業報之差異.....	10
	善知識語	托鉢歷程的回顧.....	19
	特別報導	參訪印度—班加羅爾側記.....	22
	善知識語	顯揚正義—原始佛法課程之前後.....	29
正向菩提		生活中的智見.....	30
	正法新聞	正法新聞.....	33
	心得分享	如何繼續正法的火炬.....	36
		學法的因緣.....	37
廣結善緣		一路走來的因緣 專訪王居士.....	38
		師父的教誡.....	39
	心得分享	睡眠蓋的對治.....	40
	活動報導	拜訪 Ramakrishna Ashrama 孤兒院.....	41
		孤兒院訪視活動感言.....	42

本期內容摘要

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強調今年是正法扎根台灣的一年；因此，中華原始佛教會法務組規劃了一系列宣法活動，有中台灣的正法宣法活動、有闡揚佛陀十二因緣禪法的台大校友會館二日禪、還有佛陀教法落實於庶民社區的台北市民有里正法研習班的開辦。這些活動都收錄在本期的【正法新聞】，我們期望這樣的宣法活動，使未來的台灣，在在處處正法勃發。

三月中，隨佛尊者與 Bhante Aticca 及台灣法友、馬來西亞的法友一行，到班加羅爾出席印度摩訶菩提學會的弘法會，請看本期的【特別報導】。

這一期 Ven. Nānavati 撰寫一篇專文回顧托鉢修行的點滴，讀來令人動容，您想了解 佛陀為出家弟子制下托鉢，對修行人的影響與佛法推展的助益，『托鉢歷程的回顧』值得細細品味。



佛法的純正性與佛教的多樣性

選錄自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 『答楊居士問』 2009

佛法是 釋迦佛陀的教說，是佛弟子的依止與歸向的所在。佛教雖以 佛陀為師，但現實人間的佛教，是出於後世佛弟子（僧俗七眾）的集團，是在長久的傳襲中，發展為匯集不同時空之社會文化的綜合體，所以傳續於佛教中的教說，不全然等於佛法，這是一種必然的現實，此事不用大驚小怪，也沒有人可以改變此事。

佛法的純正性與佛教的多樣性，並非不能並存，但要分清本末與真實義、非真實義。若佛教像百貨公司，那就要像百貨公司一樣，所有陳列販售的貨品，要確實標明品質、用途與品牌，以及使用說明和使用禁忌，讓顧客得到充分與真實的資訊，保持商品品質及服務水準，不賣假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如此百貨公司的信譽及服務的口碑一流，必定業務增上。但若是百貨公司中，因為各個專櫃競搶客戶，又吹噓自己的商品，造成品質、用途與品牌的標示不明，變得把氣球標示成救生筏，把維他命 C 當治心藥賣，太陽眼鏡當近視眼鏡，將滅火器說成一般的噴霧罐，非洲製當成德國製，這樣的百貨公司是否真能利益於大眾？最重要的是，佛教不應當是以服務為主的百貨公司。佛教是醫院，佛法是良藥，醫生的醫術最為重要。醫院不是張老師專線，愛心當然非常重要，但不能只強調愛心第一，病人真正的需要是「消除病苦，永不再犯」。藥的種類可以很多，但藥的品質、用途、禁忌及副作用，有忠實告知患者的義務，不可把安眠藥標示為心臟藥，胃乳片說成胃藥。醫院當以治人為先，不能拖延病情，而巧說是讓病人多見習醫術，增長見識，更不能盤算如何賺錢與擴大營業，卻聲稱是要為更多的人服務。醫生治病是務實與科學的事，以能確實治病為先，心理關懷與愛心服務是次要，感性、理想、靈應與安慰，不能真正解決病人的疾病。更不能以奇蹟，作為醫院的廣告。務實為本，

確實為要！

學法者當先以佛說為本，以信從佛說為先，再讀其他宗師的著作，才能走出部派祖師的身影，歸向於佛陀的光環。凡事不必強作解，既有 佛陀為師，有佛法為歸，又何必斤斤計較於歷代宗師是否為明眼人呢？難道不是明眼人就不值得尊敬、護持嗎？如此一來，對任何一位宗師的德學與貢獻，既能仰重、讚歎及肯定，又得以不陷於宗派情感的深谷，能如法、如律的抉擇祖師的教說，而不離於「佛法僧戒」的歸敬。如印度部派佛教本末十八部，主張與說法的多樣性，更甚於現今的「（大乘）菩薩道」，同一問題眾解分歧、相互對立，表面上似是學說輝煌，實是佛弟子已忘佛之教說，才眾說紛云、莫衷一是。

世間的一神信仰，不論神學理論多麼紛雜對立，終究不會動搖真神的絕對地位，無礙於一神救贖的信仰本質，一樣可以興教於世。然而，佛教中最可貴的，不是對佛的信仰，而是佛法的純正，如佛所說「此（五根）諸功德，一切皆是慧為其首，以攝持故」（大正藏《雜阿含》SĀ655 經）、「聖弟子若有慧，則隨信等而住，隨精進等而住，隨念等而住，隨定等而住」（《相應部》根相應 SN48.52 經；大正藏《雜阿含》SĀ654 經），多樣而分歧的教說，正是佛教的致命傷，部派佛教的分歧，代表著印度佛教走到了末途。公元前一世紀『般若經』的傳出，新出於後世的「（大乘）菩薩道」興起，印度傳統部派佛教即迅速的衰微與沒落，後來「（大乘）菩薩道」的學派也不免於分歧對立，造成學眾無所適從而偏向信仰。當印度教大盛之後，「（大乘）菩薩道」則融攝於中，而日漸消失於印度。部派佛教與新菩薩道的衰微，都是教說多樣與分歧所致。

從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後十一世紀，錫蘭佛教受

到南印的影響，歷經教派紛雜對立與社會動亂，而日趨沒落。直到十二世紀中葉，錫蘭國王與佛教大德痛定思痛，將衰落的錫蘭教派定於分別說系的大寺派（銅鑠部），完成了教說統一的工作，並傳佈於東南亞各地。此後，南傳佛教即在保持「部派學說（銅鑠部）」的純正性之下，歷經了社會的遷移與異教的侵凌，猶能穩建的傳續至現在，發展成為今日的南傳佛教世界。因此，雖然南傳佛教只是「部派佛教」的一部（銅鑠部）而已，但對於佛教的住持來說，過去的

歷史已經證明，「教說的統一性與純正性」是十分有用及重要。

現今的一貫道日盛一日，「（大乘）菩薩道」正走向印度部派佛教的老路，一貫道的興起，是「（大乘）菩薩道」的警鐘，南方佛教為回教勢力所包圍，耶教大盛於世間。現今信仰佛教的人數，已為國際性大宗教之末尾，佛弟子如再不深刻省思、痛定思痛，一味維護過去舊有的模式，則只能說來日可能無多了。

巴利語詞

佛陀 (Buddho) 的十種稱號：

1. 如來 (Tathāgata) 已如是去者，已如是來者：tathā【副】如此；gata【中】「已去」(gacchati 的【過去分詞】)；agata【中】「已來」(agacchati 的【過去分詞】)
2. 應供 (Arahant) 的梵語正是「阿羅漢」。阿羅漢福慧俱足，值得領受供養，為眾生之福田，供養阿羅漢可以修福，以其能教眾生如何修福、修慧、斷煩惱。
3. 正等正覺 (Sammāsambuddho) 又譯做正遍知，由於佛陀是在沒有老師的指導下，通過自己的努力，領悟了四聖諦，圓滿的證悟解脫，因此被稱為正等正覺。sammā【無】正確地，徹底地；sambuddho【陽】等覺者
4. 明行足 (Vijjācaraṇasampanno) 佛陀具足「明」，即智慧圓滿；具足「行」，即慈悲喜捨圓滿，以此引導眾生走向滅苦之道。vijja【陰】明；vijjācarana【中】明行（特別的智慧 and 德行）；sampanna (sampajjati 的【過去分詞】) 已完全，已具有。
5. 善逝 (Sugato) 佛陀滅盡一切煩惱，不再生死流轉，故稱佛陀為善逝。Sugata：【形】好好地歸去的，【陽】善逝

6. 世間解 (Lokavidū) 佛陀對「世間是苦、苦的起因、苦的滅盡，以及達到苦滅盡的方法」有徹底的了解，並向人們解釋，這一切亦存在於人們的五陰身心之中，人們也可以透過修行以達苦的滅盡。loka【陽】世界；vidu【形】明智的。
7. 無上調御丈夫 (Anuttaro purisadammasārathi) 在佛陀四十五年的教化裡，教導了許多個性、學習能力都不同的眾生，使他們都證得解脫，故佛陀被稱為「無上調御丈夫」。anuttara【形】無上的；purisa【陽】男人；damma【形】要被訓練的；sārathi【陽】駕駛者
8. 天人師 (Satthā devamanussānam) 天人師又譯作人天之師，佛陀不止是人類的導師，也是天人的導師。satthu【陽】老師；deva【陽】神；manussa【陽】人類
9. 佛 (Buddho) 佛即「覺者」，也就是了悟真理（四聖諦）之人，此外，佛也能教導其他人覺悟。
10. 世尊 (Bhagavā) 在這世界中，佛陀是最殊勝、最無上、最值得受人尊敬的導師，因此，他被稱為世尊，也就是「世人所敬仰的」。Bhagavā：具有瑞德 (bhaga) 的人 (vat)；bhaga【中】運氣

註：參考中英文維基百科，以及巴漢詞典 Concise Pali-English Dictionary, A.P. Buddhaddatta Mahathera 原著



關於菩薩與菩提心

選錄自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答歐居士問』2009

從佛教思想的沿革史來看，持平而論，「菩薩」本來就是「理想」的問題，而不是實際的課題。對於崇高的理想，只有尊重與讚嘆，實在難以作務實性的討論，或作任何事實性的辯證。提倡菩薩道的部派佛教時代，菩薩的內涵是甚麼？部派間的差異甚大，實無有共識，大眾系是極讚嘆之能事，而上座部則實際一點，並且在兩系分化而出之各部派，或同系卻不同支派間，也多有異議。這可從公元前一世紀的世友論中，依真諦譯『部執異論』、玄奘譯『異部宗輪論』，或是南傳分別說部的『論事』，探知印度本末十八部的主張，見解可謂紛雜之至。當中誰對呢？這就好像在醫院的育嬰室，幾位新生兒的母親，各自抱著自己所生的孩兒，心裏想著對孩子將來的理想與信念，而後相互爭論誰的孩子將來成就大。對此問題的爭論，實在是讓人疲困，諸部派對此意見極紛雜，可見不是出自古老的共同傳誦。這可以從《雜阿含》與《相應部》的對照，還有其他「阿含」與南傳聖典的審視裏，證明「菩薩」是佛滅後百餘年傳出的理想說法。因此，「菩薩」應當是如何呢？還是讓生命有多餘時間的人去爭論吧！佛法是重於實際與可行的事。

關於「菩提心」的教說，印順導師在一生最後的重要作品《雜阿含經論會編（上）》（p.b58 ~ p.b59），提到此一說法，在《雜阿含》與《相應部》的探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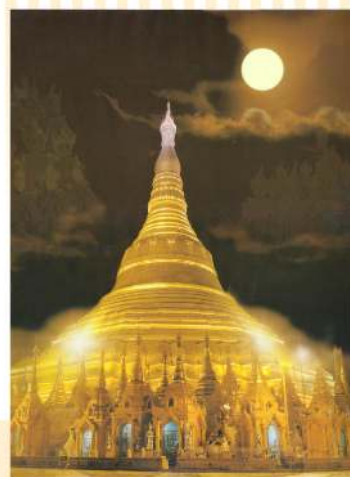
「宋譯『雜阿含經』，譯出的時代遲了些，而譯者求那跋陀羅，是一位唯心大乘師，所以譯文中偶有大乘的名義。如一、佛為阿難說：「我正法律乘，天乘，婆羅門乘，大乘」，說到了「大乘」（參大正『雜』769經；『相』道相應 SN45.4）（『瑜伽論』無論義）；與此相當的『相應部』，是沒有「大乘」字樣的。二、『雜阿含經』說：「於如來所起淨信心，根本堅固，……世間無能沮壞其心者，是名信根」（參大正藏『雜阿含』647經；南傳『相應部』根相應 SN48.9-10），這是『阿含經』本義。又說：

「若聖弟子，於如來（初）發菩提心，所得淨信心，是名信根」（參大正『雜』659經），「菩提心」是大乘所說。『相應部』只說：「於如來之菩提起信」（參『相』根相應 SN48.50），菩提是如來證得的菩提。『瑜伽論攝事分』解說為：「由思擇力如理作意，思惟諸法，乃於涅槃得正信解」；「若依諸佛無上菩提所得正信」。信根是信佛的菩提、涅槃，與『相應部』的意義相通，可見「菩提心」是後代所增附的。」

「菩薩」、「大乘」、「菩提心」的教說，從目前已確證的佛教史來說，似乎不是初始結集所有的用詞與觀念，而是後世的增新。《雜阿含經論會編》是印老一生後期的重要著作，前半生定於初期大乘的教說，但後半生卻埋首於部派佛教教法的探究，亦探尋於二十世紀初葉日本學者所致力探究的「原始佛法」，這值得大家注意啊！可惜印老編成《雜阿含經論會編》後，已達耄耋之年，無力再對《雜阿含》與《相應部》的教法對照，作更深入的探究。

顯揚真義

回歸
佛陀之道



主持禪師：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隨佛尊者（烏帕沙瑪比丘）為中道僧團及台灣、美國、馬來西亞之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中道禪林 Sambodhi World 之導師，學法近四十年，深究部派佛教傳誦之經法與教史，已完成「第一次結集」集成之教法及修證次第的整編，還原 佛陀原說教法與禪法的真實面貌。

原始佛教 正法研習課程（第二期）

課程內容：1. 正覺法論 2. 菩提道次第
3. 四無量心的修證法 4. 一乘菩提道

6/7 ~ 6/28（每週二 7:30pm ~ 9:30pm 共四堂）

◎上課地址：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40 巷 15 號 4F

（民有里活動中心，與松青超市同棟）（設公用汽機車地下停車場）
◎捷運：中山國中生站（文湖線）

「老病死」之緣由與滅盡

節錄自隨佛法師之《相應菩提道次第》

第四章 「老病死」之緣由與滅盡 第一節 論因、說因

1-4-1 佛陀的教導以明見「苦因」為根本重點，依明見「苦因有故苦有」，而得見「苦因滅故苦滅」，所以說「論因、說因」。

SĀ53 大正藏《雜阿含》第53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於薩羅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

爾時，聚落主大姓婆羅門，聞沙門釋種子，於釋迦大姓，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成無上等正覺。於此拘薩羅國人間遊行，到婆羅聚落村北申恕林中住。又彼沙門瞿曇如是色貌、名稱、真實功德，天、人讚歎，聞于八方，為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諸世間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中大智能自證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為世說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演說妙法。善哉應見！善哉應往！善應敬事！作是念已，即便嚴駕，多將翼從，執持金瓶、杖枝、傘蓋，往詣佛所，恭敬奉事。到於林口，下車步進，至世尊所，問訊安不，卻坐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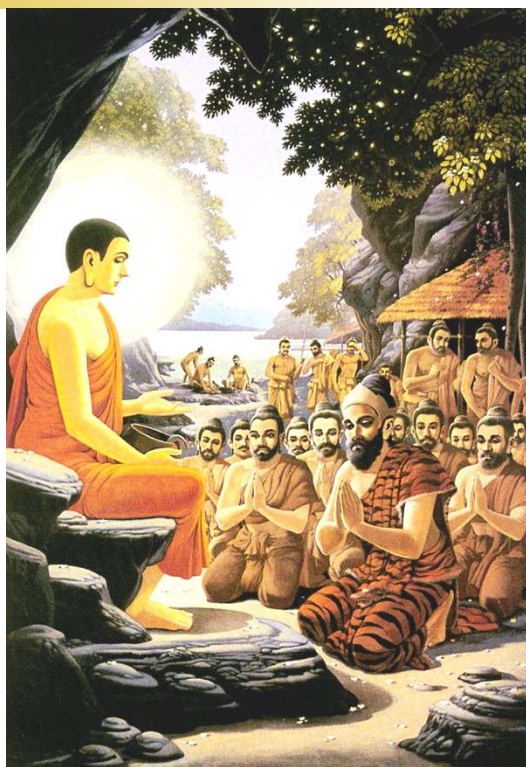
白世尊曰：「沙門瞿曇！何論、何說」！佛告婆羅門：「我論因、說因」。又白佛言：「云何論因？云何說因」？佛告婆羅門：「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

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為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佛告婆羅門：「愚癡無聞凡夫，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愛樂於色，讚歎於色，染著心住。彼於色愛樂故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惱苦，是則大苦聚集。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婆羅門！是名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

婆羅門白佛言：「云何為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佛告婆羅門：「多聞聖弟子，於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實知已，於彼色不愛樂，不讚歎，不染著，不留住。不愛樂、不留住故，色愛則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惱苦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婆羅門！是名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婆羅門！是名論因，是名說因」。

婆羅門白佛言：「瞿曇！如是論因，如是說因，世間多事，今請辭還」。佛告婆羅門：「宜知是時」。

佛說此經已，諸婆羅門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足而去。





古老經說 白話摘要

台灣 編輯組

我曾經親耳聽 佛陀這麼說的：有段時間 佛陀來到拘薩羅國人間遊方教化，在薩羅聚落村北邊的申怨林中住下。

那時，這聚落村長是高貴種姓的婆羅門，他聽說：有位出家人（沙門），是釋迦族王子，出身釋迦尊貴種姓，把頭髮鬚鬚剃掉，穿著袈裟，相信非俗家的生活，而出家學道，並且已經證得無上正等正覺，最近來到拘薩羅國人間遊方教化，在自己聚落村北邊的申怨林中住下。

又聽說，這位沙門瞿曇有著如此莊嚴的相貌、不凡的稱號、真實的功德，受天神、世人所讚歎，聲名遠播，所以有十種稱號：如來、應供（阿羅漢）、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在諸世間的諸天神、魔羅、梵天、沙門、婆羅門（註：泛指當時印度所有的學術與宗教）中，能以無比的智慧知道自己已經證見：我的再生因緣已經滅盡，清淨德行已經建立，應當完成的已經完成，知道自己不再有來生。為世間眾生說法，內容從最初、中間到最後都是完善的，完善的法義、完善的法味，純粹一致、圓滿清淨，表現純潔的修行人德行，演說奧妙的正法。既然這麼好，應該面見！既然這麼好，應該前往！應該好好的致敬並奉事！有這念頭後，立刻把車駕整理好，帶領很多族人與隨從，拿著金瓶、金杖、傘蓋，前往拜訪 佛陀的所在地點，準備向 佛陀恭敬奉事。到了樹林的入口，下車步行進入，到了 世尊的所在地點，問訊說：「安好嗎？」然後退到一旁坐下。

請問 世尊說：「沙門瞿曇！您論述什麼？您解說什麼？」 佛陀回答這位婆羅門說：「我論述因緣，我解說因緣。」接著婆羅門又問：「您如何論述因緣？您如何解說因緣？」 佛陀回答婆羅門說：「有因有緣才能集起這世間，有因有緣這世間才能集起；有因有緣才能息滅這世間，有因有緣這世間才能

息滅。」

婆羅門請問 佛陀說：「世尊！請解釋什麼是：有因有緣才能集起這世間，有因有緣這世間才能集起？」 佛陀告訴婆羅門說：「不曾聽聞正法的愚癡凡夫對色法的集起、對色法的息滅、對色法的味著、對色法的過患、對色法應該遠離，沒有如實的正知，因為沒有如實的正知，所以對色法貪愛喜樂，對色法讚歎，染著而住於色法。凡夫因為貪愛喜樂色法的緣故，而對色法生起妄「取」，因「取」而緣「有」，因「有」而緣「生」，因「生」而緣「老死」、憂悲惱的痛苦，這些大苦的聚集；受、想、行、識諸法也是如此。婆羅門！這就是所說的有因有緣才能集起這世間，有因有緣這世間才能集起」。

婆羅門又問 佛陀說：「請解釋什麼又是：有因有緣才能息滅這世間，有因有緣這世間才能息滅？」 佛陀告訴婆羅門：「聽聞且明見正法的聖弟子對色法的集起、對色法的息滅、對色法的味著、對色法的過患、對色法應該遠離，有如實的正知，因為已經如實的正知，對於色法不貪愛喜樂，不讚歎色法，不染著而住於色法。不貪愛喜樂色法，不住於色法，對色法的貪愛則息滅，貪愛息滅則導致對色法的妄「取」息滅，對色法的妄取息滅則導致「有」息滅，「有」息滅則「生」息滅，「生」息滅則「老死」、憂悲惱的痛苦息滅。受、想、行、識諸法的息滅也是如此。婆羅門！這就是所說的『有因有緣才能息滅這世間，有因有緣這世間才能息滅』。婆羅門！這就是我所說的論述因緣，解說因緣。」

婆羅門向 佛陀說：「瞿曇！原來您如此論述因緣，解說因緣。生活中有很多事要做，現在想向您告辭返家。」 佛陀告訴婆羅門：「應當是時候了。」

佛陀解說這段經文後，所有在場的婆羅門眾人聽聞到佛陀的正法，心裡歡喜、感謝，頂禮佛足後就離去。

附註：以上的分段、標點依照《相應菩提道次第》的經文

古老經說 讀後感言

台灣 法觀

本經 (ĀN53) 記載 佛陀在拘薩羅國與出身婆羅門階級的薩羅聚落主的對話。這位聚落主出身印度最高種姓，應該是豐衣足食，物質方面不虞匱乏，連出門的車馬道具都十分考究，然而家大業大，生活經營相當忙碌。這位聚落主的現代版寫照，也許可以這麼描述：受過高等教育，經營事業成功，轄下公司的員工人數頗多，自家出入都是高級轎車代步。自認為知識份子，眼界很高，社交圈大，見多識廣，樂於結交社會傑出人士。但是，要他認可你是『傑出人士』，恐怕不是那麼簡單；話不投機，也許馬上端茶送客，或者敷衍兩句客氣話，即掉頭而去。

當時，佛陀算是新興思想的開創者，面對著很多其他論述的挑戰；佛法的精闢正確如果無法勝過這些論述，佛陀不可能吸引眾多的追隨者。我們這位聚落主，原本就有自己的婆羅門宗教思想信仰，甚或接觸過其他的宗教論述，但他都不滿意或存疑；所以聽到聲名遠播的佛陀來到他家附近，自然不想錯失見面討教的機會。

這位婆羅門聚落主陣仗十足的抵達樹林內的佛陀住處，基本的見面禮節做完後，立刻開門見山問佛陀的立論點是什麼。當時的『傑出人士』佛陀，也是直接了當一句話回答：說因、論因。

很多身處優越地位的人，對詳細解說，沒有耐性，對話一開始，沒有切入重點，後果難測。

佛陀高明善巧之處在於能看人看場合說法，如果對這位婆羅門聚落主簡單一問，即搬出長篇大論，恐怕就會發生『話不投機』的問題。

佛陀以『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兩句話，帶出因緣法的集法與滅法觀念，對這位聚落主闡釋世間大苦的真實本質，與離貪斷愛的出苦之道。

在雜阿含其他經文裏面，有時會記載，某人聽到

佛陀或聖弟子說法後，得法眼淨，見法知法，並請求見證皈依為在家佛弟子（優婆塞）。這位聚落主與隨從們有沒有真正聽懂佛陀所講的，經文並沒有記載。不過在佛陀說法結束後，婆羅門對佛陀行禮足大禮，表示佩服佛陀的見解。內心已經毫無懷疑定位佛陀是『傑出人士』。

凡夫很難接受五陰（蘊）即世間的正知正見。即使理智上接受，不表示內心毫無疑懼。這種障礙源於對五陰的貪愛根深蒂固，不易排解，這就是對五陰的「味著」。既然對五陰有貪愛，所以一連串的因緣流轉現象：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世間大苦的輪迴就生成了。要脫出這種輪迴，必須明見五陰是緣生法，因為緣生法是敗壞之法，不可愛，不可取，明白貪愛五陰的「過患」，知五陰不可愛，不可取，則能為「出」，為「離」，究竟苦邊。

我們現代在家人忙於世事的處境與經文中的婆羅門聚落主也頗為類似，聽完佛法「如是論因，如是說因」後，雖然「歡喜、隨喜」，最後仍不免「世間多事，今請辭還」。

佛法格言

- ◇ 生乃有因，依其因滅，於其因盡，則知生已盡。(SN12.32)
- ◇ 五受陰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SĀ 260)
- ◇ 多聞聖弟子，於此因緣法、緣生法，正智善見。不求前際，...。不求後際，...。內不猶豫，...。(SĀ 296)
- ◇ 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咸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SĀ 296)



宿命業報 與因緣業報之差異

隨佛法師 2009 年 12 月說於吉隆坡

今天我們要說的是你們最關心的問題：「我這一生為什麼會這樣？」

謝？當然不需要！因為還債，是應該的事！為什麼要向布施者說謝謝？反而還要對你說：「怎麼這麼久才來還？」請問，這是合理嗎？

再舉一個例子：我們走在路上，突然有一部車衝過來，撞到前面的人，早不撞、晚不撞，就在這個時候撞上。路上的行人那麼多，誰都不撞，偏偏就撞他！而走在前面的這個人，沒被別的車撞，偏偏就被這一輛車撞！按照傳統的 kamma（業）來說，這一定是前輩子註定的事。如果真是這樣，撞人的是討債，被撞的是還債。那麼試問：撞人的駕駛者有罪、沒有罪？當然沒罪！因為討債怎麼會有罪呢？而還債也是應該的啊！所以被撞的可憐、不可憐？當然不可憐！這就是宿命論啊！請問：這種觀點合理嗎？

師父在此向你們講 kamma（業）。kamma（業），它本來不是佛教的用詞，在佛教之前，印度的奧義書思潮就已經提出來。奧義書思潮起於公元前十二世紀到十世紀之間，比佛教還要早將近七百年，kamma（業）的學說則確立於公元前約八世紀。那麼，奧義書所說的 Kamma 是指什麼呢？是指「宿命業報」，它主張：所有的現在遭遇的全部，都由過去的做為來決定。

但是請諸位想一想：如果現在的一切，全是由過去、或者過去世決定，它一定會變得很荒謬。舉例來說，你在這裏聽佛法，聽了內心很清淨，下了課以後，你走出去，碰到乞丐在乞討，一時看了不忍，慈悲心大發，掏出五十塊馬幣，放在他手上。噢！你做了一個好的布施了。

那麼，按照宿命論的觀點，你布施給他（乞丐），一定是前輩子註定好的。為什麼呢？時間那麼晚了，早不碰到，晚不碰到，就在那個時間碰到他；而且不是碰到其他的乞丐，就碰到這一位乞丐。按照印度傳統的 kamma（業）來說，一定是註定好的。既然是註定好了，就表示什麼呢？表示這一位乞丐以前幫助過你，或者是你欠他，所以你現在需要回報、或者一定要償還。既然是一定要回報或償還，那就是應該的事了！是註定你應該償還、回報人家！那麼，這樣的報恩或者還債，有沒有功德？當然沒功德！因為「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啊！報恩或者還債，應不應該？當然應該！那麼，這位乞丐需不需要向你說謝

在佛陀以前，印度的 kamma（業），說的就是「宿命業報論」。這種宿命論的意思是什麼呢？它認為現在都是由過去的 kamma（業）決定。這種教說會造成什麼後果呢？做惡事沒有罪過，行善事沒有功德。因為你做了好事，就是表示是你欠人家，註定該由你還；你作了對不起對方的事，就是表示是他欠你，註定你應該向他討債。如此一來，世間就沒有所謂的善、惡！因為都只是討債、還債而已。諸位明白嗎？如果「宿命業報論」是真實，我們只要躺著就好，反正註定要死，就會死；註定不死，就不會死。註定這一生開悟，不用修就會開悟；註定不會開悟，再怎麼努力修也不會開悟。你何必浪費時間的認真聽法、學法，反正一切都註定好了，不用修了！這個就是宿命論。這種宿命式的 kamma（業）的說法，是荒謬的理論。佛陀不承認「宿命業報論」。

佛陀提出了另外一種 kamma（業）的思想。為什麼還是講 kamma 呢？因為尊重原來的傳統，用原來傳

統的 kamma 用詞，但是 佛陀賦予以新的解釋。這就像佛教之前的耆那教，耆那教也講 nibbāna（涅槃），可是耆那教的涅槃是指「ātman（神我）獨存的永恆存在」。釋迦佛陀不承認這種「永恆、不變的存在」，但是 佛陀也講 nibbāna，是將耆那教所謂「永恆獨存」的 nibbāna 涅槃，賦予全新的解釋。Kamma 與 nibbāna，釋迦佛陀都延用原來傳統的用詞，用詞是傳統的，可是解釋、說明是全新的，是完全的不同。佛教講的是「因緣法」，這是佛法的核心教法，釋迦佛陀就是用「因緣法」重新的解釋 kamma 跟 nibbāna。

用因緣重新解釋 kamma（業），是怎樣的說法呢？請大家注意聽！因緣的意思是指：在關係當中影響的一種情況。眼前的一切，是在什麼樣的關係及影響當中呢？這可分為三方面來說：一、眼前的一切正在過去（現前之前）的影響當中；二、眼前的一切，在當前個人的身、口、意作為的影響當中；三、眼前的一切，在個人以外的外在的環境及人、事、物的影響當中。是影響而不是決定！決定就變成「宿命論」。

這就像三個人抬一張桌子，每個人都在出力，其中任何的一個人抬的高、低與快、慢，都會影響另外二個人。同樣的，任何一個人抬的高、低與快、慢，也是受其他二個人的影響。諸位聽得懂嗎？在三個人抬一張桌子下，當中任何一人既影響其他二個人，也受其他二個人的影響。高或低、快或慢，或是出力的大小、輕重，既影響其他二個人，也受其他二個人的影響。所以，眼前的一切是在「過去」、「現前的個人（身、口、意作為）」、「現前外在的環境」等三方面的相互影響中呈現著。

在這三方面的影響當中，呈現出「相互的關係」：「過去」與「現前個人（身、口、意作為）」影響著「現前外在的環境」；「過去」與「現前外在的環境」也影響著「現前個人（身、口、意作為）」；特別要注意的：「現前個人（身、口、意作為）」與「現前外在的環境」的相互影響，也影響了「現在之前的一切，對於現前的影響表現」。

舉一個例子來說：眼前這罐牛奶，是你昨天買回家。現在這罐牛奶你已經打開了，不能退貨。表示「過去」不能改變、重來或消除了，這就是現實。現在把牛奶倒出來喝，你發現味道不好，但是你已經買了、打開了、不能退貨了，不能消除昨天已買這罐「味道不好的牛奶」的事實，這是「現在」的事實。雖然這罐牛奶不能退，是不是決定：你現在一定要喝這種味道的牛奶呢？有沒有「決定性」呢？事實上沒有「決定性」！我們既然發現味道不好，現在可以做些什麼呢？我們可以動手加點柳橙汁！這可改變什麼呢？可以「影響昨天買回的牛奶的味道」。這個柳橙是從外面買回來的，是外面生產的，是外在環境形成出來的。我們以用柳橙汁（外在環境）影響昨天買來的牛奶的味道，可是柳橙汁不是你作的，而是從外面買回來，是現在的。所以，「現在的你（現前身、口、意作為）」把「現前外在環境的柳橙汁」倒入「過去買的牛奶」中，就可以影響「牛奶在現在的味道」。請問：在現在，你喝的這杯牛奶，味道是什麼呢？它受昨天買的那罐牛奶的影響，受現在外面拿來的柳橙味道的影響，受現在你加柳橙汁多或少的影响，才形成現前這杯「柳橙牛奶的味道」，這個就是現在的業報，這就是「因緣性的業報」，而不是宿命決定的業報。

因此，佛教雖然講 Kamma，卻不是印度宿命論的 Kamma。宿命論的 Kamma，佛教不承認，那是沒有的事！釋迦佛陀講的 Kamma 是因緣性的，是「過去」、「現前的個人（身、口、意作為）」、「現前外在的環境」等影響中的呈現，是「影響」，不是「決定」。從因緣性的觀點來看 Kamma，才是佛教可以承認的 Kamma，宿命式的 Kamma（業），我們不能接受！

現在請問諸位，如果是「過去」、「現前的個人（身、口、意作為）」、「現前外在的環境」，三方面的影響，才形成的現在的狀況。請問現在的狀況是「自生」，還是「緣生」？是緣生！所以稱為「緣生法」。請問「緣生」的現在狀況是固定呢？還是變動？是不定、轉變！這就稱為「無常」。因為是因緣



性，因緣性的 Kamma（業）則無常（不定）。沒有確定性！

因緣性的現起（緣生法 paṭiccasamuppanna-dhamma），是不是由過去「決定」現在？或是現在的個人「決定」現在？或是現前外在的環境「決定」現在？沒有「決定性」！所以佛說「緣生法（因緣性的現起）」則「非我」，這就稱為「無我」。沒有能夠決定的力量！能決定就像一神教的 God！沒有！所以佛教說因緣性的現起（緣生法），則為無常、無我（破除永恆、確定、決定等妄見）。這種因緣性的現起，我們才稱為「因緣所生法」。如果是宿命式的業報，就不是因緣所生法了。諸位明白了嗎？

佛陀講因緣性的現起（緣生法），還有印度宿命式的 Kamma 業報，對人們的生活來說，有什麼影響和差別呢？如果是宿命式的業報觀，人們就會覺得：現在所發生的一切的痛苦，都要逆來順受，只能全部的忍耐下來，並且要服從所有現在的一切遭遇，需要 obey，既不可以也不能抵抗，因為理所當然的應該要這樣。這種生活的態度，會讓人們面對現實的困境時，缺乏改變的意願及動力，會讓人不自覺的變得非常的消極、頹廢，以致一事無成。誰最喜歡這種宿命論呢？自古以來就是社會上一些用不正當的手段取得利益的人，最喜歡這種宿命論。為什麼呢？這表示採用不當的手段，讓你痛苦而得到利益，卻可以告訴你，這是命中註定的事，你需要接受，不能反抗。聽得懂嗎？這是過去封建時代的帝王、貴族，或社會動盪不安時代的強豪、土霸，最喜歡的信仰，因為善良的民眾被不公義壓在底下，卻一心的相信：「這是我命中註定的」。

宿命論是誰的信仰呢？是奴隸的信仰！因為這種信仰會把正常人變成奴隸。人們受制於宿命論的想法、情感及面對生活的態度，當面對困難、面對種種不公不義的事情時，不僅不會提出異議及反思，還會像奴隸一樣的服從跟接受。更可悲的是，人們在承受「不公不義」及「迫害」時，還會告訴自己：「這是應該的！我不應該抵抗，因為是命中註定。我應該做得更好，才能讓來生更好。」請問這像不像奴隸？因

此，當年印度民族在雅利安人統治的種姓制度下，激起反婆羅門教及雅利安至上的奧義書思潮，就是適應了被雅利安種姓所奴役的印度民族。

佛陀告訴我們因緣法，用因緣性的 kamma，修正宿命式的 kamma，絕不是讓我們做奴隸。佛陀教導我們的是：現在之前，我們沒有辦法否定或消除（delete），我們不能否定或消除發生於現在以前的事，但是我們可以在現在好好的努力，並且關心社會及環境，透過現前身、口、意的改變，還有現在外在環境的改變，就可以影響我們「無法否定的過去」對現在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個人現在的努力、對外在環境的關心與改變，然後改變現在的遭遇。我們可以向不當的事情（包括現前不當的身、口、意，以及外在不當的環境、不義的對待）說 NO！雖然過去做錯的事情，現在可以對自己說：「我可以改變！我可以變得更好！」這是智慧的、勇敢的、前進的、進步的表現！絕不是奴隸。

諸位朋友！你要的是宿命式的業報，或者是因緣性的業報呢？你認為哪一種符合事實？哪一種只是信仰而已？你認為呢？這裡有一個重點，我們深信：過去不能否定，但是可以經由現在個人的努力，以及現在外在環境的改變，來改變過去對現在的影響，讓我們現前的人生及生活的環境，就在現前可以更好。我們深信這件事，這是勇敢的、這是積極的、這是奮進的，並且也是智慧的人生。

反之，如果我們相信宿命的業報，認為一切都是「註定」。那麼，相信的人就會變得很軟弱，碰到困難，或碰到別人用不當的方式對待我們，就會不自覺的退縮，會將自己的懦弱，隱藏在「噢！是前輩子註定」的不當信仰底下，既欺騙自己，也不敢勇敢的面對問題。

諸位朋友！面對現實人生，你們需要正確的、健康的生活智慧，並且更要記得一件事：我們現在的作為必會影響外在的環境，現在的外在環境也必會影響我們現在的處境。所以一個人不要只關心自己，也要關心環境。因為關心環境就能幫助自己。如此，自己

會更好，環境也會更好，而過去的影響也能轉向好的一面。這才是一個正常的、健全的現代公民應該有的認識及生活。

諸位朋友！釋迦佛陀關心的，不是人們有沒有相信他；佛法要告訴諸位的，也不是讓你成為佛教徒。真正的重點是要讓你在人生當中能夠更好，能更健全的活在人生的道路上。諸位朋友！現在不是「由過去決定」的發生，過去並沒有「決定」現在；現在也沒有「決定」未來，過去只是「影響」現在，只是「影響」而已！現在也只是「影響」未來而已！其他的，還要看現在我們的努力，以及在努力的當中，環境與個人作為的相互影響、變化，所以「緣生法」則無常。

釋迦佛陀教導因緣法，讓我們明白：現在的修行，並不會「決定」：將來會是在什麼時候開悟或解脫；不會有任何人知道、或確定：我們將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開悟或解脫，即使是釋迦佛陀也不會知道。這不是釋迦佛陀智慧不及，所以不知道未來確定發生的事，而是因為現實是「因緣生」，緣生的現實就是如此，無有人們妄想的確定及決定，所以說無常（不定）。世間是因緣影響的呈現，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確定「現在之後會發生什麼事」。「百分之百的確定」是不可能的事，最多也只能說「有可能怎麼樣！」但是絕對不可能是「一定會怎麼樣！」這是不可能。釋迦佛陀就是因為有因緣智慧，所以不會告訴我們：「你將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開悟、解脫、證菩提。」我再說一遍，釋迦佛陀就是因為具有因緣智慧，所以告訴我們，沒有人會知道你將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開悟、解脫、證菩提。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是因為世間緣生，因為這是事實！

佛教有一個美麗的傳說，說釋迦佛陀在尚未成佛的過去世，曾經被某一個佛授記，預先告知：在往後的多久多久時間以後，將會在什麼地方成佛，稱為何等名號。這個故事原本是講給相信宿命論的印度人聽，向相信宿命論的印度人講解因緣法，多數聽不懂，也不容易信受，講解宿命式的故事，容易相信。這樣的說法，會讓相信宿命的印度人覺得釋迦佛陀

很偉大，因為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被確定會成佛，並且在何時、何處成佛。這是後世佛教的佈教師，為了讓相信宿命論的印度人崇拜釋迦佛陀，編造出來的故事寓言，只是傳教的技巧而已。這就好像化妝術，在臉上塗粉、畫腮紅，看起來氣色會比較好，穿上高跟鞋看起來會比較高，就好像鄰家小女孩化妝以後，變得像個大明星一樣！只是這樣而已。因為一般人崇拜偉人，相信宿命的印度人，就是崇拜理想型、神化型的聖人，那是古時印度社會的現況。因此，在釋迦佛陀滅後的百年內，後世佛弟子替釋迦佛陀編了許多「宿命式的過去生故事」，但這些都不是釋迦佛陀的親說，只是出自後世佈教師的編造而附於佛說罷了！

我們不需要反對這些美麗的故事，因為即使在現在的時代，世界上還有很多人需要美麗的、理想的聖人，要不然他們不會相信 Buddha。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普普通通的人，這是因為這些人的智慧不夠，所以佛教需要一點關於釋迦佛陀的神話。但是社會上還有許多有智慧的人，為了利益引化有智的人，當然更需要智慧的佛法。現在的重點是：你是需要神化、明星的佛陀呢？或者你重視真正有智慧的佛法呢？這由你判斷及抉擇！在師父的內心是這樣看：釋迦佛陀的智慧比長相更光明、更莊嚴！

最後借用幾分鐘時間，向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釋迦佛陀入滅二個月後，佛教舉行第一次的經典結集，歷時三個月，時間是公元前約 387 年。「第一次結集」的時候，阿難陀代表大眾集出了「經法」，優波離代表大眾集出了「律戒」。

「第一次結集」以後，佛教的僧團就分成兩大師承的系統：一、以「經法」為重心的阿難系，二、以「律戒」為主的優波離系。阿難系與優波離系的發展，到了佛滅百一十六年之後，因為優波離系的毘舍離僧團提出「五惡見事」，阿難系僧團與優波離系僧團為此而對立、分裂。從此以後，佛教的僧團分裂了。在公元一世紀前後，佛教在印度分裂成為十八派。雖然有十八派，可是還是兩大師承系統：阿難系與優波離系。優波離系又包含兩大部系，一派是大眾



部，另一派稱為分別說部，分別說部就是現在的南傳佛教系統。維持正統經法的阿難系僧團，在公元前二世紀末葉分裂、變質，公元後六世紀初破滅、隱沒於世。

阿難系、優波離系分裂以後，兩系的思想、信仰、教法有很大的不同，彼此對立不能和合。尤其是分派以後，佛教流傳的說法變得更亂，彼此各說各話。造成後世的佛弟子，聽了這麼多「對立不能和合」的法，也不知道誰對、誰錯。很多人還認為說的都對，根基如此就學這個，根基那樣就學那個，大家都對！事實上，這些派別教說，彼此都是不合，怎麼會都對呢？

諸位法友內心一定很納悶——師父要向大家介紹的，是依那一派為主呢？不！都不是！我不依那一派為主，我向大家介紹的不是十八派中任何一派的說法。我們不講部派！向大家介紹的是依阿難系及優波離系傳誦的經典中，屬於最古老部份的經法，也即是「第一次結集」集成的經法。師父是將兩邊共傳的最古老的經法，加以對照異、同。在對照當中，發現有一部分是相同的說法，但有一部分是不同的立場。這些不同的部份，是分派以後各自傳出來的傳誦；而相同的部份，多數就是還沒有分派以前共同的說法，少數是後世部派間共融的「部義」。可確定的是，這些還沒有分派以前共同的說法，就是「第一次經典結集」的說法，代表了 釋迦佛陀在世的說法。

現在向大家介紹的禪觀、禪定、經法及菩提道次第，就是「第一次經典結集」的說法，這是各部派的經典都有的、共通的說法。這個古老的說法，會不同於分派以後各部派的主張，是因為分派以後，各派祖師有自己的意見和說法。換句話說，當各派都有不同的意見時，「派」的想法一定跟古老的說法有很大的差別，要不然怎麼會分十八派，派派都不同呢？現在所謂的南傳分別說部佛教（Theravāda，自稱長老部、上座部），或者自稱是大乘（Mahāyāna），其實這些都是「部派」，彼此不同，相互對立。那這些部派自己對不對呢？也不見得是對。我說你錯、你說我錯、我們兩個說他錯、他說我們兩個錯！到底誰對？可能

三個都錯了！

所以現在向大家介紹的是，佛教還沒有分派以前，各派間共同的說法，並且是 ORIGINAL 最古老的部份，而最古老的經法，就是代表 釋迦佛陀在世的說法，「部派」的說法我們都不講、不依、不信。向諸位宣說的經法內容，既不完全等同是 Theravāda（南傳分別說部佛教），更不是 Mahāyāna（大乘），也不是 Tibet（西藏）的密乘佛教。不是部派式的佛教！現在講的是 ORIGINAL BUDDHISM。我們需要了解、學習的法，是古老的傳誦，也就是 釋迦佛陀在世時的說法。

註：業 kamma（巴利）karma（梵語、英文）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arma of fatalism and karma of correlative conditioning

What are w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I bet it's something that will cause you great concern. How have I become what I am now? I'm going to talk about Karma.

The word Karma was originally not a Buddhist term. It dates back between the twelfth and tenth century B.C. in The Upanishads. It was composed seven hundred years before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concept of karma in The Upanishads refers to determinism, which claims that whatever happens now is predestined by what you have done before.

It's quite absurd if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prefixed by whatever was done in the past or in previous lives only. For example, if you came across a beggar on the way out of this class and under a generous impulse, you shell out fifty Malaysian Ringgits, would it be too much? Yes? Maybe it's because your mind is filled up with dharma teaching from being here and is full of compassion at the moment. Anyway, you give away the fifty dollars and it sure is a very charitable move.

Howev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determinism, it was something that was destined to happen. It was the right moment and the right person. It was so late yet that particular beggar was still loitering, waiting for you. It was meant to be. That is the idea of determinism or fatalism. If it is so,



then it means that he must have helped you before. In other words, you owe him some kind of favor and now it is time to return that favor. If it's just about returning a favor, it's your liability. In that case, will it generate any merit if you're just returning a favor to pay back your debt? Shouldn't that be a responsibility that you are expected to fulfill? Yes, you ought to pay back. Let me ask you then will there be any merit at all? Of course not. If it's destined that your time is up, it's the universal law to pay. Does he need to say thank you for the donation? Probably not. He may even feel entitled to complain that why it took so long to pay him back.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While you're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a man walking in front of you is hit by a car. It may be explained again that the timing, the place, and the persons were all pre-set. There must be som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hitter and victim! The victim might be hurt or even owe the hitter a life in previous lives. Now they're even. In that case would the hitter be guilty of the crime? It then seems so justified to hit and run.

That's determinism or fatalism in India, not Buddhism. The hitter is not guilty at all. The determinism or fatalism emphasizes th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predestined by the past actions only. It could cause great damage when the unknown past is used as the excuse to justify wrongdoing and waive off merits of decent behaviors. All the charitable good deeds might be just an incident to pay off the debt. All the wrongdoings can be forgiven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o has a right to claim a share that he deserves. The law and order of right and wrong is thus lost. Do you understand? Why do we bother to put any effort at all? If I'm destined to drop dead, let it be. If I'm destined to survive, I'll live. To put it in a more simple way, if you're destined to be enlightened, you will be enlightened. If not, why bother to sit here and pay so much attention to this? You don't need to practice anymore. Therefore, this kind of argument is really a heretic doctrine in India. It's absurd and denied by the Buddha.

But the Buddha proposed a different kind of concept of karma. If the concept of karma in Buddhism is different, then why do we still use the same term? It's out of respect towards tradition, but the connotation is completely new. It's the same as how the term nibbana was already in the Jainism before Buddhism. However in Jainism, nibbana

means an existence that will last forever, which was also rejected by the Buddha. It's the same term with a different meaning in Buddhism. Therefore when we refer to karma or nibbana, we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these traditional terms have already developed a new connotation in Buddhism. The core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is correlative conditioning. When it com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karma and nibbana, i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rrelative conditioning, too.

Now how do you explain karma with this idea of correlative conditioning? Now you must pay attention to what I'm going to say. Correlative conditioning refers to any occurrence that comes to change because of the interrelated influence within its related conditions. Take a look at what's under your nose. What's the relation among them? Obviously what is there at the present moment is influenced by what happened before. Notice that it's influence, but it's not solely decided by the past. If it's decided by the past only, then it's determinism.

Whatever happens now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past but also goes along with the intentions and behaviors of the body, speech, and mind at the present moment. Again these elements only have certain impacts on the present moment; they cannot control everything. There are other factors: people you deal with, situations that arise with all kinds of shifting conditions surround you. All of these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your present moment without your permission.

It's like three guys who are trying to lift a table. All of them contribute. Each of them may have his own pace and strength, but when they work together, each one is influenced by the other two so that they may keep the table at the same level and stride at the same pace. Do you get it? It's an interrelationship that continuously makes adjustments of how high they keep the table, how fast they walk, and how much strength they should use. The body, speech, and mind that formed your past actions interrelate with your present body, speech, and mind which go along with the present conditions that are formed by others.

All of these have a mutual influence on one another. Your past and present mental state and behavior would and will change your surroundings. It's the same the other way around. What I like to point out is that no matter what situation that you're in right now could also change the



way that you developed from the past. Get it?

For instance, let's say you bought a bottle of milk yesterday. So this bottle of milk is the result of your action from yesterday. However, you open it, have a sip, and don't like the taste of it. You can't return it anymore. It's like how you can't remove what you've done and start all over. All you can deal with are the facts at the present moment. Let's see: you bought a bottle of milk that you don't like. It is irritating. It's a fact that you cannot remove now. It is an irritating influence, but that doesn't mean you have to drink it. So the past does have certain impact on the present but not crucial enough to dominate the situation. Is the taste of this bottle of milk a determinant factor in your life? No, it's not. What can we do in a situation like this? We can mix it up with some orange juice. Understand? We can change the situation by pouring in some orange juice. This idea, this move will change the taste of milk that was bought yesterday. It will change the influence from the pas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orange juice, which was made from oranges that were farmed by others, becomes another factor in your life journey. The act of mixing milk with juice is done by you, but the oranges were supported by others. So what's the taste now? The milk is affected by the juice. What's the taste of milk now? It's affected by the milk you bought yesterday, by the taste of orange juice, and also by the amount of juice that you pour in. That's the taste of this orange milk. This is karma. This is the karma of present correlative conditioning, not the karma of fatalism.

This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karma in Buddhism. It's different from the karma theory in the Upanishads, which was rejected by the Buddha. Karma in Buddhism lies on the factors from the past,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present moment, and the influence other than oneself. All these three aspects influence each other mutually; none of them is solely in control to determine the fate. This is the karma of correlative conditioning, not the fatalistic karma. We will not accept the fatalistic karma. There is no such karma. Understand?

Now, let me ask you, if the present situation depends upon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upon the state of body and mind at the present moment and upon what's going on in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woul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lways be the same or changing all the time? Yes, it's changing all the time. That's why it's impermanent. Cor-

relative conditions are changing all the time.

Is there a dominant force that forms what's going on now? Is it something that you've done in the past? Is it your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t the moment or is it something initialized from others? Can any of these factors decide your fate? No, the answer is none of the above. That's why there is non-self. If anyone can claim that he's fully in charge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then we call him God. But none is really in charge of everything. That's why we say impermanence and non-self. This kind of karma is referred to as correlative conditioning. If it's the fatalistic karma, which is solely determined by the past, then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rrelative conditioning.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se two kinds of interpretation of karma, what has it to do with us? If we believed in the fatalistic karma, then we'd have to accept whatever is happening now. Whether it's good or bad, we'd just have to take it. We'd obey the rules without any resistance because that's what we are supposed to do. This kind of attitude will discourage people from changing and pursuing a better situation when they come across any kind of difficulties in life. It will lead to pessimistic futility and end with a bunch of losers. Who are the advocates of this kind of karma theory? People who like to take advantages of others with inappropriate schemes often embrace this kind of theory to justify their evil doings. They behave badly yet expect you to tolerate it because it's your karma. Do you understand? It's all about political tricks that the ruling class used to abuse the people in a feudal society. In the old times, ordinary people were trodden yet they accept it without complaint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it was their karma.

Fatalism is for slavery. Understand? It will turn you into a slave. Your mind and attitude will be brainwashed and put up with any kind of unfair treatments like a slave. Not only that, while taking in all these difficulties, you probably will tell yourself, I should totally surrender and do my best so that I may have a chance to have a better life next time. The point is that when facing an unfair treatment, instead of improving the situation, those karma believers sheepishly indulge the evil doings by acting like a slave.

That's not what the Buddha taught us. The Buddha's teaching is that we cannot start over again. However, by putting in more efforts and care for people and our society, we may



change the present moment from the residual of the past. We can say “no” to any inappropriate treatments. We can face the mistakes that have been made in the past and try to correct them. That’s a courageous attitude to embrace life. That’s also a wise, sincere and modern positive attitude. That’s definitely not an attitude of a slave.

Ladies and gentlemen, which one would you choose? A Fatalistic karma or a karma based on correlative conditioning? Which one do you think is closer to the truth? Which one is the doctrine to believe? What do you think? Here is the point: We do believe that by-gones can never be changed. However it’s never too late to do something now to change the momentum of the past behaviors. Does this make sense to you? We can never change the past but we can change what’s left over from the past and make it a better present. This is what we believe. It’s a much more positive, wise, brave, and diligent way of living.

If we Buddhists mix the meaning of karma with a fatalistic view, we are doomed to be weak whenever there is difficulty. Or whenever we get unfair treatment, we’ll tend to cover our cowardice with karma as a convenient excuse, pretending that everything is fine by cheating ourselves.

My younger friends, you really need wisdom to lead you on a positive road in life journey. You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whatever you do will change the environment that you live in and, just as well, that your environment has a great impact on you too. You need the wisdom to see through this. A man cannot survive without any connection toward the environment he lives in. So don’t just think about yourself, pay more attention to your environment too. When you become a better person, your environment should also improve. That’s a normal and healthy attitude and way of living. A civilized human being is expected to know this.

My dharma friends, what the Buddha was concerned about was not that he should have a group of earnest followers to believe what he said. The purpose of dharma teaching is not to attract more Buddhists to propagate the religion. What the Buddha was concerned about was to make a better person, a wiser person who goes through life journey in a more wholesome way. My friends, right now, this moment is not decided by the past. What’s happening now cannot decide your future either. There is only influence. Other than that, it’s still up to how much effort you put in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the people and environment that you deal with. That’s why it’s impermanent.

What we practice now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we will be enlightened and liberated at a certain point in the future. No,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No one can be sure that at certain time and place, Tom will get enlightened or Harry will be liberated. Even the Buddha himself would not predict this. It’s not that the Buddha does not have the wisdom to see this. It’s just how life is. Everything is changing constantly based on correlative conditions. Nothing is permanent. Therefore, it’s impossible to foretell a hundred percent of anything. What we can say at most is to put the possibility on a scale and make a reasonable inference. But no one can be really sure until it happens. It’s just impossible to know. That’s why the Buddha never told anyone that he or she would be enlightened at certain time or place. He had the wisdom not to make such a prediction. Let me repeat this. It is because of his wisdom that the Buddha would never make such a prophecy. He would only tell you that it’s hard to say. That is a fact.

There is a very beautiful legend in Buddhism. It is said that before Shakyamuni Buddha became the awakened one, he was predicted as the future Buddha by another Buddha. The time and place was specified too. It’s a very romantic and beautiful story. But the story was told to those who believed in determinism or fatalism in India.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correlative conditioning. It was much easier for them to take in fatalism. That prediction certainly made the Buddha a sublime figure in the eyes of these fatalists. The Buddha was destined to be the great one. However, that kind of propagation was only a skillful mean to spread the religion. That’s all. It’s just like the make-up that you put on your face. The powder, the blush, and the lipstick all add up to the healthy glowing look. If you put on high heels, you’ll certainly look taller and slimmer. That’s all. It’s like the girl next door turning into a big movie star after a makeover. It’s really no big deal. But people adore movie stars. The fatalists in the ancient India worshiped these god-like omnipotent holy figures. That was Buddhism at the time. That’s why some of the followers started to making up anecdotes about the Buddha after the Parinibbana. These stories were not told by the Buddha himself at all. We are not against these romantic storie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even now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people who do have a need to rely on these holy figures. They won't believe in the Buddha unless the Buddha was a God-like holy man. It's sad that their wisdom could not be further enhanced to appreciate the truth, the true treasure of the sage. A man of wisdom will not care about the appearance of the Buddha. It's the standard of a movie star fan.

There are a few wise men and a lot more ordinary people in this world. That's why we do need some beautiful stories, yet we need more dharma teachings of wisdom for the wise men too. Now the point is, do you need a Buddha who looks like a movie star? Or do you need his true wisdom? It's all up to you. In my mind I would say the Buddha's wisdom is more refined than those descriptions of his features. It's much more bright and ornamented, much more brilliant and glorious.

At last, I'd like to spend a couple of minutes to brief a short history of Buddhism. Three months after the Buddha's Parinibbana, the First Buddhist Council was held. It was 387 years B.C., the same year that the Buddha passed away. During the First Buddhist Council, it was Rev. Ananda who recited all the teachings that Buddha had given. Rev. Upali was the one who collected all the Vinaya (discipline codes).

After the First Buddhist Council, Buddhism was split into two schools or teaching traditions. The lineage of Rev. Ananda mainly focused on the teaching while the lineage of Rev. Upali strictly observes the Vinaya codes. One hundred and sixteen years after the Buddha's Parinibbana, these two schools no longer see eye to eye. After that, the Sangha community kept spinning off and developed into eighteen sects by the first century B.C. Still we can divide them up as two lineages: lineage of Rev. Ananada and lineage of Rev. Upali. Within the lineage of Rev. Upali, there are two divisions, the Mahāsāṅghika School and the Vibhajjavāda School, which is the Theravada Buddhism at the current time.

There is a lo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doctrines and teachings, and they just couldn't find a common ground to be unified. The schism of all of these schools really left the Buddhists of later generations in great perplexity. Who is teaching the right path? Or maybe everyone is right, and we just need to find the one that fits our level of understanding? Yet how could it be that everyone is right, when

most of their theories contradict one another? Obviously this is just an excuse to cover up all the differences since the great schism took place around 271 years B.C. That was the time when the Buddha had already passed away for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Then which lineage are our teachings based on? It's none of these schools. What I introduce here is based on the oldest sutras passed on by both lineages of Rev. Ananda and Rev. Upali. I have made a carefu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lassics of these two lineages and found the common teachings from both sid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that were added on by each school which we don't really need to learn. The common ground is the part that was collected in the First Buddhist Council, which means they are the authentic teachings from the Buddha.

Therefore, the teachings on meditation or dharma that we've discussed here are purely from the original teachings before the great schism, and they were preserved almost in all schools. Many of these teaching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doctrines composed by adepts or patriarchs of later generations. All of these patriarchs have their own ideas of practic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and contradicts the original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most of the time too. Otherwise how could there be eighteen different schools? The current terms of Mahayana or Theravada are actually just different sects in Buddhism. Can anyone of them claim to be the right one? It's really hard to say. Every school has its own ideas of practice and they all claim that they are on the right path. It's unavoidable to deny or even criticize other schools when there is a difference. The truth is: none of these schools is completely right.

That's why what I like to introduce the original teachings from before the schism. It's something that is recognized by every school. It's the oldest teaching passed down from the Buddha. We are not going to discuss doctrines from any specific school, so that you may hear the dharma in its original sense. It's neither Mahayana nor Tibetan Buddhism. It's not Theravada either. There i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Buddhism and the Theravada tradition too. There are lots of mix-ups and add-ons in the Theravada tradition. Those are the points that we like to leave behind. We'll only pick up the oldest and the most original one. This you'll have to keep in mind. That will be all for today.

托鉢歷程的回顧

Ven Ñānavati

「一鉢千家飯，孤僧萬里遊」。獨自托鉢的歲月，確實可以讓修行者深刻地體會到個中滋味。今年大年初一以來，僧團增加了二位來自遠方的法友，參與僧團近學一段時間，來體驗真正出家的生活。為了讓兩位法友能更加體會無常的生命經驗，師父特別讓她們跟隨我們體驗「獨自托鉢」，不管這一天是滿鉢，或是空鉢，每位修行者都會有深淺不同的感受與體會。依著這不同的感受與體會，在往後的出家歲月裡，將會深深的影響著修行者對生命的認識。這是修行中很重要的部份，卻是聽經聞法所無法切身體會到的事。

曾有過托「空鉢」經驗的修行者，在往後的修行生活中，會更能感受「生活的不易」。不管是法師，或是在家居士，要生活在這現實人間，都會有些許不為人知與相當艱辛的一面。因此對居士們的供養，不管是多或少，也會特別感念於心，對人與人之間的因緣，即便是一面之緣，也會格外的珍惜！

在日常托鉢的生活裡，常常會有深切感動的經驗。記得我剛出家未久時，師父帶領僧眾到東部結夏。當時我由於出家未久，還在「自我定位」的模糊期，對於自己身分的心理定位，在心中一直困擾著我。直到有一回，我們在東部的一個小鄉鎮上托鉢，遇到一位年紀約八十歲左右的佝僂老嫗。在第一天，她看到我們托鉢時已來不及供養，於是到處打聽僧眾安住的地方，直到問明僧眾的住所。她親自來向師父說：「明日希望僧眾能再前往市集托鉢，她將會在僧眾行經的路上供養」。第二天早上，僧團依然奉行佛陀時代僧伽的生活，所謂「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出，攝舉衣鉢，洗足，入某某林，坐一樹下，獨靜思維……」。正當神遊於經文情境的當下，老人家已經帶著孫女備妥食物來到僧眾的面前。老人家非常虔誠恭敬的供養僧團，不僅是恭敬跪拜的供養師父，也對僧團的法師們一一跪拜。這個「跪拜禮」，真是令我難以面對和承受！當面對一位如同自己俗家奶奶年紀的老人家，這份禮敬真是既沉重，又深感莫名的撼動，讓我這位才剛出家的學子不禁淚流

滿面。我是何德何能堪受此等禮敬？而我的身後又是承載著多少佛陀及歷代僧伽加庇的光環，才得以讓這些善信者恭敬供養？「我是一位出家人，我是僧團的一份子，我要好好的修行，才能無愧於眾生……」在我的內心裏真正生起這堅定不移的信念，此生的定位就此安住了。這不是如同道德呼籲般地告訴自己：「我是出家人，所以我應當如何！如何！」而是發自內心的堅定信念，驅動及確立了這一生的志向，這對個人來說是非常的重要。由衷感謝這位老人家！她的身影將永遠銘記於心。

記得早年在市場托鉢，就如同一家公司要上市或新產品即將開發，如果沒有透過現代傳媒，只有靠口碑慢慢傳播，這條路必定會走得很辛苦。我們在市集托鉢，是藉由托鉢化食，將世尊僧團的法與律傳化給有緣的眾生，慢慢將原始佛法散播在臺灣這片土地，立基在這片土地。剛開始多面對冷眼觀察的眼神，常受到冷漠的對待，即使民眾接觸後得知僧眾採行「托鉢化食，不受肉食及錢財」的修行方式，也依然會用疑慮的眼神冷視旁觀著，實際上會供養僧團的人是少之又少。尤其十多年前的華人社會中，原始佛教或是南傳佛教的學習者很少，又有若干南傳學人高調的「斥罵蔬食，鼓吹可以食肉」，讓已習於傳統「遠離肉食」的佛教信眾，對我們這樣的出家眾，心態上除了好奇以外，根本是抱著存疑的態度在觀察，不相信這個時代還會有這樣的修行者。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中道僧團依然持守如法如律的修行生活，穿梭在市井街頭化食如舊，漸漸地市集裡的人群開始談論我們，也有人願意相信我們是真誠的修行人。當有人因好奇，或為求加被保佑，而想要供養僧團時，這些長期的觀察者，還會自動幫僧眾宣傳及解釋。中道僧團的出家人就在這樣的艱困中，一步一步的走出人們對世尊僧團的信心。然而，當一般社會大眾對僧眾生起信心時，許多的毀謗及非議，反而來自南傳佛教圈的學眾，令人感嘆！

托鉢的經歷中，有感動、有疑惑、有神靈感應、有故意衝撞……，當然也會有許多有趣的經驗。我們



常會在托鉢後，彼此分享當日托鉢的點滴體驗。托鉢趣聞中，首推獨自托鉢時遇到如下的狀況：當有居士前來供養時，僧眾都會隨機為布施者說法、教示及鼓勵行善植福。常碰到是一邊為施者說法、回向淨施時，就會有好奇的人，或是想受「加持」、「賜福」的民眾，直接拿錢投入鉢中。由於獨自托鉢時，身旁沒有其他的僧眾可以向施錢者解釋「不受錢財」的僧律，此時法師就必需先停止進行中的說法、回向淨施，向施錢者說：「我們只接受食物，不受取金錢」。因為考慮到未能及時說明、處理，錢又不能受取，屆時只得當場捨掉，不僅會讓來往於街頭的民眾疑惑不解，也會使施錢者因為不知而心理有所疑慮及受到傷害。不過，最擔心的，就是遇上手腳敏捷的施錢者，他們可以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瞬間將錢投入鉢後，馬上快步離開現場。此時的僧眾就得儘快的請施錢者止步，並請對方自行將投入鉢中的錢取回。但是許多時候僧眾根本來不及處理，就得麻煩旁觀的民眾幫忙，此時就會發現，週遭民眾的目光焦點，全都匯聚到出家人身上，一對對看熱鬧的眼光，全盯著僧眾看。這讓僧眾們更得「誠慎小心」的維持僧律，並善巧開化布施者的疑慮。

2007 年僧團到美國弘法，那一年是 師父開始將古老的因緣法傳往美國。在說法之餘，僧團很想體驗在美國的托鉢生活，當時 師父就提出要在紐約市 Flushing（法拉盛區）托鉢的想法，但卻遭來許多反對的聲音。紐約當地法友一致的反應是：「不可能！美國不像台灣的社會，可以讓佛教僧人實踐托鉢的生活。若想試試看，可能得先透過申請，或某種管道的報備才行……」。然而，僧團就在這「眾人皆曰不可行，難行能行」的狀況下，在紐約市區內將托鉢付諸於實際的行動。6 月 23 日，中道僧團第一次在美國紐約市 Flushing 托鉢，一行七位法師行走在異國的街道上，從來往於兩旁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一對對充滿疑惑與好奇的眼光，正在注視著這群佛教僧伽。對於中道僧團的法師們來說，這是司空見慣的事，重要的是中道僧團承續 世尊僧團的行跡，跨越時空般的顯現在現代世界中心之一的紐約。雖然七位法師最終只托到一小包冬粉、兩小包葡萄、一盒草莓及少許素魚，不過這對於「認定會空鉢而返」的諸方學眾而言，這些東西已是彌足珍貴。因為「布施雖少，卻是有可化之

人」，這證明事在人為。如是將佛陀僧團的行跡確證在紐約市中，開啟了歷史性的一頁。在緊接著的弘法行程後，僧眾又再次的托鉢化食於 Flushing 商業中心所在的 MAIN St 緬街，走過的店家就從陌生到漸漸熟悉，直到第三次的托鉢，因緣就顯得格外殊勝。有來自台灣、廣東、福州、山東、天津、泰國、越南……等地，約有 20~30 位陌生路人自願供養，甚至是排隊等著供養僧眾，每位僧眾的鉢都是滿滿的食物，這讓美國的法友深感驚訝與喜悅！

從台灣的市集到紐約街頭，其實人的反應差距不多。例如：當有人要供養錢，我們告知只受食物、不受取金錢時，普遍的反應是「我沒有食物可供養」。這時候即使是手上拎了一大堆東西，這些布施者還是無法適時的反應，常會不知如何布施而感到不安、著急。發生這種情形時，僧眾就會告知：「沒關係！您有心布施供養就是功德、福田」，僧眾仍會為施者說法祝福。

出家十年多來托鉢於市，經歷過的點滴感受真是很多、很多。譬如最近獨自一人在台北士林的華隆市場托鉢化食時，遇到一位約三、四十歲的男眾居士，他在市場裏擺攤賣衣服，這位居士見到我托鉢經過時，隨即拿錢供養。當時，我就對他說：「我們出家修行只受食物，不接受金錢」。他聽了之後，很感嘆的說：「終於碰到真正好的出家師父」。隨即在攤位的對面商店，買了一條素火腿及一包素鬆供養。當供養時，一位大男人竟然就在人潮穿梭的市場內，當著來往大眾的面前跪在地上恭敬的供養食物。依一般世俗傳統觀念而言，所謂：「所謂男兒膝下有黃金」，這一刻讓人既感動、又痛心，感動的是：在世間的各個角落裡，仍然有默默信守 佛陀教法的虔誠護法者；痛心的是：正法隱沒已二千三百多年，佛教已經變質到讓有智信眾退卻的地步，許多僧人尚不自覺。人們憑著內心的信仰、情感，供養法師、護持佛教，卻在實際、現實的佛教內，發現所謂的佛教、出家修行者的行徑，多已超出佛陀教法之外很遠很遠了。但是人們仍然恭敬的供養、護持那內心信仰的「清淨佛教」，面對已經脫節於 佛陀教說的「現實佛教」，卻不敢稍加懷疑。不敢懷疑的理由，可能只是深怕埋藏內心僅存的信仰被摧毀了。所以，人們即使看到種種的不是，也都會找藉口，自我合理化的掩飾信仰上的

不安、焦慮、徬徨、害怕……。虔誠的信眾不敢面對現實的佛教，直到遇上真正奉守 佛陀教法的出家修行者，才會把內心真正的想法及抱怨說出來。當他們虔誠恭敬的供養時，從他們的眼底裡微透出的光輝，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們相信景仰的 世尊僧團仍在人間，在漫長的等待過後，終於見到光明！

行走在最貼近普羅大眾的市集裏，這裏不會有深奧難解的經、律、論三藏，也聽不到晦澀難解的名相及教說，當然更不會有行禮如儀的外交詞令及待客之道，有的只是最真實的人間百態，還有最現實的生存競爭聲音。托鉢於市井街頭，又豈只是乞食而已？若只是為求溫飽，不需要如此的費事，出家人常行托鉢的意義應是：「傾聽最真實的人間聲音，明見世間的煩惱及苦難，並讓世人知道 佛陀的弟子僧，仍在人間化世不息」。這是重要及可貴的修行，身為出家人應是終生奉行不悖才是。

數年前，曾有出家於北傳十多年的尼僧來僧團近學，師父原是不接受，因為僧團中其他師父代為祈請，才讓這位當時無處安身的尼僧來此。記得這位尼僧初次隨眾外出托鉢時，曾向師父提出是否可以不托鉢，因為覺得很丟臉，又很辛苦，後來不合於僧團的學風，也就離開了。憶想 佛陀當年對弟子的教誨，常精進、莫放逸，太平與安樂的生活，不免讓僧人變成「知而不行」的宗教雅士。

許多護法居士很關心我們，為了讓僧眾有更多專心修行的時間，不用這麼勞累，會準備諸多食物供養僧眾，目的是要僧眾不用托鉢。然而，僧團的法師都

會教育護法居士：「這是出家人的修行，護僧的善念雖是好，但出家人不能因為般般現成如意，就忘了一飯一施都是來處不易。」俗話說：「慈母多敗兒」，當然不是說慈母不好。師父曾說：「在人的成長歷程中，順境與逆境都是不可或缺的經歷，健全的教育是要「賞」與「罰」並行。有賞而無罰的教育模式，會讓人為所欲為、無法無天，以為善意的對待是理所當然，對於冷漠忽視的對待，會大驚小怪，不能忍受。讓人不知在人間，有人肯善意的對待我們，是難得的偶然；有人以冷漠忽視對待我們，則是理所當然。如果無法體會世間的現實，會讓人與人之間的善緣「難結」，而惡緣卻「難解」。出家人要善知人們內心的煩惱及如何生起，也要能善自觀察，別讓煩惱障礙了對現實世間與解脫的明見。」

在此，很感謝多年來一直默默護持中道僧團的護法，因為有你們的關心，讓我們得以在歷經世間風浪的打擊下，還能安然渡過劫難、屹立不移，越挫越勇。

一步一履正念住，念念分明行於市；一施一飯得不易，不論此地與他處。

不分地位與種族，僅受鉢中可納物；富貴貧賤等受食，踴躍正向菩提路。

感謝十方護法的護持：

歡喜行施者，當得於喜樂；離欲而行施，必得滿足福；淨信供養者，昇進於涅槃。





參訪印度——班加羅爾側記

隨行書記 ～ 馬來西亞 法慧

班加羅爾（Bangalore）是南印工業城市和商業中心，有印度「花園城市」之譽，法慧有幸陪同 Ven. Ācharya Vūpasama（隨佛法師）及 Bhante Aticca 前往班加羅爾，出席由摩訶菩提學會（Mahā Bodhi Society）舉辦的供養醫院、禪林破土、佛教大學啟辦等活動，這都是摩訶菩提學會為慶祝大長老 Ven. Ācharya Buddhārakkhita 90 歲生日的貢獻。

3月16日

Venerable Ācharya Vūpasama（隨佛法師）與 Bhante Aticca 從臺灣抵達吉隆坡，當天大師父及 Bhante Aticca 將隨身行李安放好後，隨即在吉隆坡幾位護法居士的陪同下，馬不停蹄的了解吉隆坡市內幾處的辦公單位，準備在吉隆坡市區內作一共修中心。當天大家忙到晚上 11 點，還辛勞的在市區內察看適合作為道場的房子。

3月17日

當日白天師父們還是忙於道場事宜，在晚上 10 點，我隨同 Ven. Ācharya Vūpasama（隨佛法師）與

Bhante Aticca 搭乘馬航班機飛往班加羅爾。經過 4 小時的航程，於印度時間晚上 11 時 45 分（印度與大馬時差 2 小時 30 分）順利降落班加羅爾新機場。這是法慧生平第一次踏入佛國聖境，步入關卡後，隨即見到摩訶菩提學會委派的一位信徒在等候師父。他見了法師抵達後，馬上趨步上前獻上一大籃玫瑰花，這是表達對隨佛法師的尊敬和歡迎。接著，這位居士安排搭車前往 Mahā Bodhi Vihāra。

印度班加羅爾的街道目前還不甚完善，大部分正處在興建工程中，道路上的窟窿四處可見，塵土飛揚，空氣素質不佳。一路上，司機不停地按鳴喇叭，顯得很不耐煩。若在馬來西亞這麼做，這種行為恐怕已引起毆鬥事件了，但在印度似是見怪不怪，沒什麼大不了。抵達時已過了午夜一點，寺方將師父們安置在位於寺院後方街上的旅館，這是摩訶菩提學會作為安置參與活動之外國訪客的所在。下榻小旅館後，師父們入房休息，我也累呼呼了，因為已是大馬時間凌晨 3 點 30 分了！

3月18日

早上 6 時 30 分，這是摩訶菩提學會為僧團提供早齋的時間。Ven. Ācharya Vūpasama 隨佛法師、Bhikkhu Aticca 和約百位來自印度各地及各國的南傳僧眾，一齊在齋堂接受當地信眾們的供養，場面極為莊嚴壯觀。居士提供的食物全是蔬食，聽說這是南印度普遍的情況。我與幾位洋人居士，在另一處享用道地的早餐，雖然受到當地人的熱情招待，但我卻不敢多吃，小心翼翼地選擇菜餚，深恐因為水土不服，惹來腸胃的不適。反觀座旁的那群西方居士，卻把飯與各類菜餚盛滿一碟，面無懼色地大快朵頤，吃得津津有味。過後，我從他們口中得知，原來這一群西方居士是這兒的常客，已護持學會多年了，此時我才恍然大悟！

早上 8 時 30 分，僧眾及各地護法出發前往禪林預定地。根據寺方的說法，十年前這塊地已布施予寺方，但一直到今年才正式舉行禪修中心的動土暨祈禱儀式。摩訶菩提學會將在此地建立一座禪修中心——Mahābodhi Dhammaduta Vihara，從 Mahā Bodhi Vihāra 前往該禪修中心預定地，約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共有四輛巴士載滿僧眾與各地護法前往觀禮。途中，隨佛法師向座旁的 Bhante Vinayarakkhita 法師（摩訶菩提學會擔任教授禪法的主導法師）探詢佛教在印度的發展過程與近況。

在雙方的言談中，大師父真誠的表達希望見到印度的佛教能夠再次的顯現 佛陀原來的教導，而不是迷失在任何後世的大師或學派的教說裏。大師父認為印度的出家人是相當的可貴，同時以 佛陀的教導為榮，並在實踐佛法的過程中，更要以實用及息苦為主，而不是淪為佛教學說的研究而已。Bhante Vinayarakkhita 法師提到，目前印度佛教的禪修界，多以在家學

派的葛印卡禪修系統為主導，出家僧眾為主的禪修教授師是少之又少。由於在印度教導禪修的出家眾禪師不多，出家僧人反而以居家信士為師，長期下去，僧眾的地位勢必會不受尊重及不被肯定。大師父與 Bhante Vinayarakkhita 都認為這是失衡發展的現象，印度的僧人必須加倍努力，才能改變失衡的問題，讓印度佛教走得更好、更遠。大師父鼓勵 Bhante Vinayarakkhita 積極地傳揚 佛陀的禪法，培育印度的僧眾，發展佛教團體，利益眾生。

車行約 50 分鐘，途中經過位在 Nelamangala 的葛印卡禪修中心，此地是在一個略為偏僻的村莊旁，大家藉此下車歇息、參觀。Bhante Vinayarakkhita 帶領我們進入該禪修中心，禪修中心占地 10 英畝，環境幽靜。道場內設有禪堂、男女宿舍、齋堂等，設備簡單整齊。我們在禪堂外觀望，看見有一班禪修者正在聆聽一位在家行者的開示，可見葛印卡禪修系統在印度佛教界，的確佔有相當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此座禪修中心土地捐助者，正是摩訶菩提學會即將成立的禪修中心土地的捐助者——Sri Nishkama Chaitaniya 長者，我暗自將他喻為「現代給孤獨長者」，大家都為這位長者的善舉深感法喜！經由 Bhante Vinayarakkhita 的介紹，這位「現代給孤獨長者」及幾位中心的護法執事，很恭敬地向大師父頂禮，這時候見到了印度佛弟子虔誠恭敬的一面。

停留參觀了約 30 分鐘，我們繼續前往 Mahābodhi Dhammaduta Vihāra，約莫經 20 分鐘後抵達了目的地。眾多法師下車後，即前往禪修中心搭建的帳篷，待僧眾就緒後即開始誦經祝福，此行觀禮的來賓，分別來自瑞士、德國、比利時、英國、韓國、泰國、緬甸、錫蘭、馬來西亞、臺灣等地，共祝禪修中心的建築工程能夠順利的進行。此一禪林土地面積約有 10 英畝，原是芒果園，目前先約略整地，四處擺放著石匠準備鑿切為石片牆面的長方體大石塊，在僧團及十方善信的參與下，芒果園將會轉變為正法的園地。

歷經約一小時的誦經，法師們受邀前往隔鄰的帳篷內受供午齋。午齋時，我發現沒有準備鉢的法師，面前都有用香蕉葉代替盛飯菜的碗盤，作為接受供養



的器具，覺得相當的新鮮有趣。怎知輪到自己用餐時，居士們也是用香蕉葉代替碗盤來招待。香蕉葉上放了幾款菜泥、豆泥等菜式，淋上咖喱、優酪乳等醬汁，再加上飯或烤餅。心想此景可能是印度獨有吧！

午齋後，大師父、Bhante Aticca 和來自韓國的朴清秀老居士（Mother Park Chung-Soo）進行了約 40 分鐘的交談，朴清秀是 Mahā Bodhi Society 的嘉賓，也是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受提名人之一，公益貢獻達五十四個國家，是韓國「圓教」的主導者。

下午 5 時

在唯有僧眾受邀出席的大長老（Venerable Ācharya Buddhārakkhita）弘法會，高齡 90 歲的大長老精神奕奕地告誡眾多出家眾，指出佛教過去在印度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出家眾持戒不嚴，大長老籲請出家人必須從慘痛的教訓中醒覺過來，實證佛法。大長老強調禪觀在修行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出家人在嚴守戒律的同時，應當精進不懈地修學佛法、禪觀，利益印度的眾多苦難眾生。

在僧伽集會中，隨佛法師受大長老的示意，在集會中致詞。隨佛法師首先向大長老祝壽，並表達了對大長老的尊敬，更推崇、肯定長老在佛教回歸印度本土上，一生付出的努力及重大貢獻。

In the Saṅgha convocation, by the suggestion of Bada Bhante Ven. Ācharya Buddhārakkhita, Ven. Ācharya Vūpasama gave a speech. First Ven. Ācharya Vūpasama expressed good wishes to the 90th birthday of Bada Bhante and paid his highest respect to Bada Bhante. He highly praised and affirmed the efforts and great contributions of Bada Bhante to make Buddhism return to the land of India in his whole life.

隨佛法師接著對來自各方的南傳僧眾說到：「印度是佛陀的故鄉，對全世界的佛教徒而言，印度是心中仰望及夢想之聖地；對華裔佛教徒來說，印度是孕育聖人的地方。佛教徒前往印度朝聖，主要是為了尋覓 佛陀的教法，緬懷 佛陀的行跡。然而，來到印度以後，多數的佛教徒是失望了。因為佛教徒看到的只



是 佛陀曾經住過、走過的遺跡，還有散佈各地近乎埋沒的佛教殘蹟，而 佛陀的教法與僧團的傳承，卻是近於蕩然無存。印度佛教僧團比起世上任何地方的僧團，在喚起佛弟子的信仰上來說，更具深刻的意義，也更為重要。因為復興印度的佛教，是全世界佛弟子的共同心願，這必需仰賴印度佛教僧團的努力。個人雖是華人，但身為僧團的一份子，印度佛教的興衰就是僧團的責任，印度佛教僧團的榮耀，也就是全體僧團的榮耀。在此謹祝福印度的僧團，能興隆於印度，流傳久遠，並且能為印度佛教作出可貴及重大的貢獻。相信在印度佛教僧團的努力下，佛陀正法必將復興於印度，讓全世界的佛弟子不再遺憾」。除此以外，隨佛法師向來自十方的南傳僧眾說明：「華人過去雖是以後出的「（大乘）菩薩道」為主要信仰，但近二十年來，華人世界的原始佛教及南傳佛教，已經萌發且日漸流傳。二十年來，原始佛教、南傳佛教及「（大乘）菩薩道」從原先的對立及衝激中，已漸漸學著相互尊重及學習，並且逐漸的學習如何共存共榮。但是，目前原始佛教及南傳佛教的僧團，都還在建立的初期階段，很需要十方僧眾一起關心華人佛教的發展，請諸方長老、大德僧眾能夠多加支援與祝福。如此一來，佛陀正法的光明，不僅可以重新照耀印度的大地，也可以在全世界華人佛教圈中大放光明」。

Ven. Ācharya Vūpasama then spoke to Theravada monks from many places: "India is the home country of the Buddha, and also the sacred land where all Buddhists respectfully seek and dream all over the

world. To Chinese Buddhists, India is the land where many sages were fostered. Many Buddhists go to India for pilgrimage, mainly to look for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 and also recall the traces of the Buddha. However, many of them become disappointed after they visited India. What they see are just historical remains where the Buddha dwelled and went, and those nearly buried ruins that are scattered everywhere. The Buddha's teaching and the lineage of the Saṅgha are nearly nothing left. In terms of inspiring the belief of Buddhists, the Saṅgha community in India is more meaningful and important than any other Saṅgha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To revive Buddhism in India is the common wish of all Buddhists in the world, and needs the exertions of the Indian Saṅgha community. Though I am a Chinese, since I am also a member of the Saṅgha, the prosperity of Indian Buddhism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Saṅgha member. The glory of Indian Saṅgha is the glory of all Saṅgha members. Here I give my best wishes to the Indian Saṅgha to prosper and pass down in India for a long time, and make valuable and great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Buddhism. I believe that, with the exertions of the Indian Saṅgha, the right Dhamma of the Buddha will revive in India again so that Buddhists in the world will not regret any more." Besides, Ven. Ācharya Vūpasama also explained: "In the past, the main belief of Chinese Buddhists was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 Path that appeared later than Theravada Buddhism; in nearly twenty years, Original Buddhism and Theravada Buddhism have sprout and spread gradually in Chinese world. For twenty years, Original Buddhism, Theravada Buddhism, and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 Path have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the opposing and confronting situations to a situation of paying respect to,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nd learning how to coexist. The Chinese Saṅgha of Original Buddhism or Theravada Buddhism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establishment, and needs the concerns from many Saṅgha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to care for its development. I appeal to all elder monks and venerable monks to give more supports and blessings. The light of the Buddha's right dhamma will not only shine on the land of India again, but will also shine on the Chinese Buddhist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晚上 8 時

大長老宣法完畢後，眾法師稍事休息，隨即前往寺院區內的大菩提樹下，共同為日本大地震、大海嘯的罹難者與受災者，誦經、祝福。法師們雙掌合十，一個接一個地繞著大菩提樹徒步經行，一邊唸誦著巴利經文，站在兩旁的信眾則虔誠地合掌隨僧眾誦經。

經行後，法師及各地護法一起圍坐在菩提樹下靜坐，表達對日本災難死傷者的哀悼。過了約莫 20 分鐘後，法師們一起回向此次的功德。

3 月 19 日

早上 7 時 30 分

在會所用過早齋後，隨佛法師與一位闊別 16 年的拉達克 (Ladakh) 南傳比丘—— Bhante Sanghasena 重逢。這位來自西北印度拉達克小鎮唯一的南傳比丘，在 16 年前曾到臺灣尋求支援與協助，因為他發心要在故鄉拉達克建立醫院，救助當地的窮人。當時他遇到了隨佛法師，隨佛法師慈悲地請一位服務於臺灣慈濟功德會的資深護法，特別為 Bhante Sanghasena 引見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當時曾得到證嚴法師的幫助。相信這樣的機善緣，對於 Bhante Sanghasena 推展慈善事務必有著可貴的意義。目前 Bhante Sanghasena 已成功地在拉達克建立了一所醫院，利益當地貧困的眾生。大師父為此深感欣慰，還將《相應菩提道次第》贈送給 Bhante Sanghasena，希望他也能以佛陀正法利益當地眾生。

早上 9 時 30 分

由摩訶菩提學會創辦，印度政府支助的南傳佛教與巴利文研究大學 (Bhagavan Buddha University of Pali and Theravada Buddhism Centre for Higher Learning)，在十方僧眾、各地護法人及當地省長的見證下，進行了開幕儀式。

一早，會所的禪堂擠滿了僧人與在家信徒，場面好不熱鬧。大會邀請了該省 (Karnataka) 的省長 Shri Hans Raj Bharadwaj 主持開幕儀式，接著由大長老

Venerable Ācharya Buddhārakkhita 致詞。

在開幕儀式後段，由各地的僧團長老代表致詞，大師父（隨佛法師）首先代表華人的原始佛教僧團，將《正法之光》月刊贈送給來自韓國的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者朴清秀老居士（Mother Park Chung-Soo），接著向印度佛教僧團及與會的護法、來賓致賀。在簡短的賀詞中，隨佛法師讚揚摩訶菩提學會在弘揚佛法與利益眾生法務上，所做出的重大貢獻，並祝福南傳佛教與巴利文研究大學的成立。此外，大師父認同大長老開辦佛教大學的方針與目的，認為開辦佛教大學，提供研究佛陀教法的學府是正確及值得讚嘆的事，並讚嘆這所佛教大學將會是印度佛教界的榮耀，她的貢獻也會是全世界佛教界的榮耀。大師父說：「印度是 佛陀誕生之地、佛陀弘法之地、佛教發源之地，在此造就了無數的聖人，相信這所佛教大學也能培育出很多的聖弟子，並為救度印度苦難的眾生作出重要的貢獻」。大師父認為這一切的成就必須依靠大家的努力，無私的奉獻與合作，接著誠懇地籲請與會大眾共同護持這所佛教大學。

In the later section of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elder monks from many places gave speeches.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Saṅgha of Original Buddhism, Ven. Ācharya Vūpasama first gave a gift, "Sammādharmadīpa" journals, to Mother Park Chung-Soo from Korea, who was nominated for the 2010 Noble Peace Prize. Next he said greeting to the Indian Saṅgha, dhamma supporters and guests. In his brief greeting, Ven. Ācharya Vūpasama praised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of Maha Bodhi Society in Bangalore to spread Buddhism and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and gave his best wish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Bhagavan Buddha University of Pali and Theravada Buddhism. He agreed with the policy and purpose of Bada Bhante to establish this University, and believed that it is correct and praiseworthy to provide an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 the public to study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 He also praised that this University will be the glory of Indian Buddhists, and also the glory of all Buddhists in the world. Ven. Ācharya Vūpasama said: "India is the land where the Buddha was born and gave teaching, and also the



land where Buddhism originated and numerous sages were fostered. I believe that this University will also foster many sages in the future, and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enefit many suffered sentient beings in India." Ven. Ācharya Vūpasama believed that any achievement must rely on everyone's endeavor, selfless ded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then sincerely urged participants to support this University altogether.

晚上 7 時 30 分

晚上 8 點 30 分開始，摩訶菩提學會進行一項徹夜誦經的儀式。在誦經儀式開始前，奉獻禪修中心土地，被我稱為印度的「現代給孤獨長者」，在兒子的伴隨下，前來拜見隨佛法師，而大師父則歡喜的接見這兩位佛教的護法。大師父讚嘆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長者，不但能夠親近、恭敬三寶，還能夠為印度佛教作出可貴的貢獻。大師父對長者說：「出家人必需讓誠敬護持僧團及佛法的人，清楚的知道 佛陀真正的教法是什麼」。接著，大師父簡略地向這位長者解說佛教歷史的演變，佛滅後有阿難系和優波離系兩大師承；阿難系的傳承曾傳向北印及漢地，但在西元二世紀的

法難中，近乎毀滅，後來又在西元 511 年被白匈奴破滅於北印度，優波離系的傳承則流傳在南傳佛教的巴利語系統。阿難系與優波離系傳承的早期教法，過去不受漢傳佛教重視，還被貶為小乘教法。目前華人佛教許多學法者，正努力的從兩大師承傳襲的古老經典中，兩相對照當中的共說，並參照佛教歷史的考證，而大師父花費了漫長的歲月，目前已可以恢復 佛陀教導的真實原貌了。大師父為長者指出，目前佛教界普遍教授的禪法多是「直觀無常、苦、無我（空）」，但這是不合於佛經中的禪法，而正確的禪觀法，應在六觸入處修因緣觀（集法及滅法），才是 佛陀教授的正確禪觀法。

大師父對這位長者說：當從六觸入處修因緣觀，才得正見五受陰是緣生法，從中瞭解現前身心的實況。大師父為了讓長者明瞭因緣觀的真義，即親身示範如何從現前因緣觀而正見「無常、苦、無我我所」，使他們明白只能從觀因緣的真相中「斷除常見、我見（即正見無常、非我）」，開展真正的智慧。經由大師父的開導，父子二人當下即深有穎悟，

了解過往禪觀法的偏差，誠敬、歡喜的向大師父頂禮致謝。最後，大師父祝福長者與他的兒子健康，並提醒務必牢記今天聽聞的教導。又以輕鬆的話語說，他們是當代大師父傳授原始佛法的第 2 和第 3 位印度人呢！末後，長者與他的兒子懷著感恩與歡喜離開。

晚上 8 時 30 分

這一天是滿月日，由來自斯里蘭卡的八位比丘主持，在佛堂大殿進行一場徹夜唸誦巴利經文的儀式，法師們從八時半開始誦經至到清晨五時為止，連續 10 個小時，時間之長可謂具有特殊祝福、防護的意義。

3 月 20 日

早上 8 時 30 分

早齋後，隨佛法師會見了摩訶菩提學會的一位在家居士。他是拉達克的一位在家禪學老師，主要以依阿毗達摩（Abhidhamma）教導禪法，曾在摩訶菩提學會出家 3 年，並留學緬甸南傳佛教大學 2 年，目前在各地教導禪修。聽過了這位居士的簡述，大師父有感而發的拿了筆和紙，寫了幾部相應部的經篇章號給他，勸他認真的回去研究經說法教，探究 佛陀真正的教法，以免誤了他人還不知。隨佛法師向他簡述各部派傳誦的阿毗達摩的來源，佛滅百年內所謂的阿毗達摩（Abhidhamma），意為「無比法」，主要是讚嘆當時古新經說（sutta）的九分教（九部修多羅）。日後，佛滅百餘年僧團分裂以後，各部派集成自部的學說理論（部義），並將自部主張的論說加以讚嘆為「無比法（Abhidhamma 阿毗達摩）」，並作為教說的主要依據。從此以後，佛滅百年內原本作為讚嘆經說的「無比法（Abhidhamma 阿毗達摩）」一詞，轉變為宣揚部派主張、思想之「論述」的代名詞——Abhidhamma 阿毗達摩。各部派傳誦的阿毗達摩（Abhidhamma），內容上是各不相同，如北方說一切有部是依『發智論』為本的 7 部論，南方錫蘭銅鋸部是依『論事』為本的 7 部論，而中南印的犢子部及化地部、飲光部、法藏部則是傳誦『舍利弗阿毗達摩』（同中有異的四種誦本），在東南印的大眾部傳的是『毘婆沙』，再加上其他的論說大約有一、二十餘部論



書，並且各部的論書有著重大論點的分歧。大師父反問這位居士，我們應採納那一部派的論書呢？

除此以外，大師父又指導這位禪修老師，有關於佛陀禪法與部派佛教禪法的差異，這位禪者聽了以後，很聰穎的明白當中的差異，非常歡喜。這位禪者又請教大師父，如何有效地降低拉達克青少年的自殺率？大師父向這位禪修老師提供了一些建議，如何實際的根據大環境及個別的緣由，有效的提供資助而對症下藥，才能增強拉達克青少年的自信心及希望感，以便降低青年的自殺率。

下午 3 時 30 分

這一天下午是諸方僧眾長老的宣法時間，此時隨佛法師首次在印度公開的傳弘 佛陀的禪法。大師父先感謝摩訶菩提學會的邀請，隨即說明為什麼在盛行「（大乘）菩薩道」的華人世界會有南傳出家人？大師父向大眾解說，華人佛教可說得天獨厚，不僅有南傳巴利大藏經的翻譯成就，也有漢譯大藏經的傳承。從西元 1847 年到 1983 年之間，有西方、日本、大陸和臺灣學者，經過多年的研究和考證，終於確認了佛滅後「第一次結集」集成的經法所在。這些學術專業研究是具有國際水準，而且涉及的層面非常廣。在華人世界會探尋原始佛教，或是修學南傳銅鑼部佛教的人，大都是高等知識分子和社會菁英，並且多數曾在北傳「（大乘）菩薩道」修學得很好，絕不是不清楚佛教的普通人。接下來，大師父根據優波離系南傳《相應部》及阿難系漢譯《雜阿含》為大眾講解「菩提道次第」及禪修方法。

In this afternoon, many elder monks gave dhamma speeches. For the first time, Ven. Ācharya Vūpasama taught the Buddha's meditation method in India. First he thanked the invitation of Maha Bodhi Society in Bangalore, and then explained why there are Theravada monks in Chinese Buddhist World where the Mahayana Bodhisattva Path is prevailing. He explained that Chinese Buddhism is exceptionally gifted, because there are translations of Pali Theravada Tipitaka, and also the heritage of Chinese Tipitaka. From 1847 to 1983, Buddhist scholars in the



West, Japan and Taiwan, after textual researches for many years, finally confirmed those Suttas from the first Buddhist Council. Their professional academic studies have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nd involve many aspects. Those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search for Original Buddhism or study Theravada Buddhism in Chinese Buddhist World, are mostly intellectuals and elites. They have studied well in the Chinese Mahayana Bodhisattva Path, and are not ordinary folks who do not understand Buddhism. Next, Ven. Ācharya Vūpasama started to teach "the practice stages of the Bodhi Path" and medit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Samyutta-Nikāya of Upāli lineage and the Samyukta-Āgama of Ānanda lineage.

當天大師父是以華語開示，由 Bhikkhu Aticca 現場翻譯為英語，現場的出家眾與在家眾，無不認真的聆聽阿難系《雜阿含》及優波離系巴利《相應部》的共說，相信這是他們第一次聽聞兩部對照而得到的殊勝法義吧！弘法會結束後，有二位德國某禪修中心的居士聽法後，深感十分的法喜，希望師父能到德國說法教禪，把佛陀正法傳播至德國。大師父還將《相應菩提道次第》贈送給那位德國男居士，作為他們的共修中心研究參考之用。隨後，又來了兩位印度佛友，各自向隨佛法師請法，包括「四無量心」及「對治惡緣」的修行方法，大師父慈悲地為他們解開心中的疑惑。

這一次隨師的印度之旅，不但增廣了見聞，更隨師聽聞正法，還進一步的瞭解印度佛教的發展史。感恩一切的因緣！善哉！善哉！善哉！

「顯揚正義」——原始佛法研習課程之前後

台灣 書記組

從西元 2011 年 2 月 15 日至 4 月 19 日，每周二晚上 7 點半至 9 點半，由中道僧團主辦，中華原始佛教會與中道禪林共同協辦，恭請 隨佛尊者至台北市中心的民有里活動中心禮堂，為一般社會大眾開辦一系列深入淺出的弘法講座，內容為「正覺人生」。此次宣法是繼去年（2010）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辦都會悠活二日禪後，再次正式公開與完整的將原始佛法傳佈給台北市民。除了一般民眾外，也鼓勵大都會的上班族群，在繁忙緊張的工作之餘，能歇口氣來靜靜地聆聽能夠啟發人生智慧的法語。課程內容，除了教導我們正確而妥善的面對與處理日常生活所遭遇的種種問題外，更進一步的幫助我們開啟正覺大門。

記得去年（2010）10 月，在中華原始佛教會祕書組與法務組細心的規劃與籌備下，我們成功的舉辦了第一次的對外宣法；今年（2011）中道僧團在台灣弘法行程中，就配合中華原始佛教會法務組所提出來的規劃，在台北市的民有里活動中心，舉辦一系列弘法講座。規劃過程中，執事的法工們積極地與僧團討論活動內容，而且依著計畫逐步的完成活動準備工作，包括：法務組的上課環境與場地勘察、文宣組的海報製作與張貼、總務組的許多活動細節上的安排與打理等。然而，僧團於國外弘法時，台灣的法工們仍持續的進行……。

2011 年 2 月中旬，在舉辦春節十日禪修結束後的第三天，民有里活動中心的課程就緊鑼密鼓的展開了。很值得讚嘆的是，台灣的法工群在處事上越來越有默契，多次和僧團合作與共事後，也漸漸的了解與體會到僧團做事的態度與風格。在開課的第一天晚上，僧團由居士們接送至上課地點，下車後，法師們立刻看到幾位法友熟悉的身影，身穿著黃色的法工背心，在一樓大廳的各個出入口，親切的為大眾引導入場方向；同時，在樓上接待處的法工們，也各司其職的幫忙佈置與接待聽法者；還有司儀及總務組的組

員，也幫忙顧前顧後，處理現場的狀況；另外，文宣組的法工，負責幫我們留下珍貴的弘法記錄。

由於上課地點在捷運（subway）站附近，交通極為便利。場地挑高且寬敞，燈光明亮，而且室內空間能夠容納近兩百人，是一個難得的宣法場地。在上課前，僧團在上樓的電梯巧遇了法霖居士，他跟我們說明，此次的講座，里長特別為我們在民有里廣播了三次。我們聽了相當的感動與歡喜，非常感謝里長對我們的協助。

上課的法友，除了一般民眾外，也吸引了一些上班族群在下班後，直接提著公事包前來上課。另外，也有幾位北傳的尼師，積極的參與此一系列的講座，聽得相當法喜。然而，每次的善後是個很大的工程，因為許多物品是由幾位法工，每星期固定從道場與法友住家搬來的，因此，課程結束後，還得由法工與現場的聽法者幫忙收拾，由而大家的同心協力，每次的活動都能很有效率的把事情處理好，讓僧團能無後顧之憂。

隨佛尊者與中道僧團常受邀至各地說法與舉辦禪修，也不定期於各處遊化，隨緣化眾，因此，每年在台灣的時間並不多。今年，隨佛尊者為了讓原始佛法在人民善良、宗教自由、物產豐饒的福爾摩莎（Formosa）——台灣生根茁壯，特別延長駐錫於台灣的時間，在台北與台中多次舉辦公開性的宣法講座以及十日禪修。尊者曾說：「那裡的眾生需要佛法，我就到那裡宣說 佛陀的法教，所以，不會只固定在某個地方弘法，如果我不在這裡，那麼，我一樣會在其他的地方，繼續轉 世尊的法輪」。所以，我們得要多把握尊者在台灣的時間與機會，不要與 佛陀教說（原始佛法）擦身而過。中道僧團在民有里的活動中心所舉辦的宣法課程將在四月底告一段落，也將在六月延續這殊勝的因緣，推出第二期正法研習課程，歡迎諸方法友一同共襄盛舉。相關照片請見封面裡頁



生活中的智見

書記組 法萱 法璧整理

由原始佛教 中道僧團主辦，中華原始佛教會與中道禪林協辦，於民權東路三段，民有里活動中心，有一系列的正法研習課程。課程是從 2011 年 2 月 15 日到 4 月 19 日的每週二晚間 7:30pm 到 9:30pm。

平時在陽明山寫書、禪修，隨佛尊者，雖然足跡遍及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卻希望能在台灣介紹世尊寶貴的教法。仍未在此公開弘法的尊者，眼見因緣逐漸成熟，遂答應居士請求，以講座的方式，並用多數人能理解的說法，釐清一般人對信仰的觀點。

信仰形式，在時空、地域、與文化的影響下，隨著人們的需要改變。

佛教只有一個；我們的老師只有一位；世尊對苦難世間所指出的真實道路也只有一條，但佛教徒卻有形形色色的想法，以致會有南傳部派佛教、（大乘）菩薩道、與秘密菩薩道的分別。也許諸位會問：都是佛教，何以又要另立『原始佛教』呢？『原始佛教』所呈現的，是要排除學術專用語，以及歷史流變中新增或質變的教義，指的是純正、樸實「回歸 釋迦佛陀親說原教」之法義。

依照學術界的考證，佛陀正覺至今已有 2443 年。在漫長時間裡，傳揚到遼闊地區，各時代文化下的思想家與宗教家，為了適應民俗與不同學派，演繹出當時那時空下較為親切、且容易被民間接受的各種型態佛教。加入了當地的信仰、哲學思想、更揉雜了各種的地區文化。可以說，後世佛教徒，在佛教流傳的不同時間裡，對教義內容與信仰形式多多少少有增有減。例如：漢傳佛教於隋唐時，將印度菩薩道加入了濃厚的老莊思想，形成地方性與中國化的詮釋；到了宋朝，又受儒家影響，最後成為儒學與老莊化的漢傳菩薩道，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認識的「佛學」。在此情況之下，原來世尊所宣說的教法，對眾生而言，卻更顯得益加的遙遠。演變到今日，竟造成「佛法只有

一個，而佛教卻有許多種」的情形。也許對佛法有識之士或虔誠的佛教徒來說，不太容易接受這樣的事實，可是在時空演變下，這是文化影響的現象，形成了佛教二千多年來的風貌。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再過五百年，台灣所信仰的佛教，不一定就是我們今天所認識的形式。舉例來說，將近四十年前，台灣大多數拜阿彌陀佛或觀音，少拜地藏王菩薩。但到了二十年前，慢慢有法師推動供奉地藏王菩薩，一段時間之後，女眾信徒開始接受。於是家中的佛堂，由西方三聖改成了彌陀、觀音、與地藏。因為娑婆世界需要三位聖者來救度：在世時祈求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保佑家宅平安、事業順利、增福添壽、生兒育女；臨終時，期待彌陀接引至西方極樂；至於看不見的鬼神世界，則靠地藏王菩薩，消解過去業障或冤親的糾纏，形成符合人生各方面需求的鐵三角，也是最有保障也最受歡迎的信仰形式。

迷信不可怕，邪見才可怕。

在宗教世界裡，尤其是佛教，自古以來，始終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以致形成了兩種人的存在。甚至往後的歲月，這兩種人仍然影響著佛教的信仰形式。

- 一、務實實際追求真相的人：對佛法有興趣的人，大多不太能夠接受這樣的說法：「萬事萬物都由神所創造；身為人則必須完全遵從神的意旨。」並且對於難以證明的簡單解釋，不怎麼感到滿意。所以願意試著用理智思惟，理解佛陀的教法，探尋生命的真相；以智慧務實的態度，解決生活的難題。
- 二、需要寄託，尋找庇佑的人：許多信眾由於家境的關係，終年為生活奔波勞碌，沒有太多條件追求真相。但他們相信佛陀的智慧，有大能大力不可思議，也聽懂離惡行善的開示。當面對黑暗、害怕、與困境而無所適從時，將人生的痛苦交予託付，做

為光明的希望，以得到依靠與保佑。雖然需要的只是寄託，並不想探求太多真相，卻不像其他宗教來得那麼簡單。

隨佛尊者在此談及他出家修行的因緣，從不曾忘記要「利益廣大蒼生」；也明白信眾內心的需求都是一樣的，卻深信：佛陀不是讓我們靠保佑來解決生活的痛苦，或給我們信仰上的寄託而已；佛法應該有更務實、實際的方法可以操作，來明白生命的真相。

在整個佛教的發展過程當中，上述兩種人的不同需求，在各個時空、地域與文化裡，造成了兩種信眾。他們用個別的方式禮讚佛陀、護持佛教，而佛教，就在這兩種面貌下，相互影響、發展、牽引、增上、而互有消長，成為今日的佛教，這也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現象。

如果純粹為了尋求真實，卻看到佛教神化的信仰活動而感到難過，是沒有必要的。現實的真實需要智慧去理解，說得再好，總是曲高和寡；高深的佛法沒有廣大信眾，不能產生澎湃的力量，佛教將因此變成小教派，不多久就會消失在世界上。如果沒有這些將佛陀當救度希望，虔誠信仰的廣大信眾，佛教對社會的影響力，將會減少許多，也不會傳續很久。對於這種形態的人，應用包容的心去理解，雖然看起來好像迷信，但是沒有了他們，佛教卻不會變得更好，他們護持的殊勝功德對佛教的傳承，是非常重要的。反之，如果沒有願意追尋真相、講真話的一群修行人，將佛教的智慧精神淋漓盡致的顯現，讓佛教顯現出與其他宗教卓然不群的特色，佛教依然會傳續下去，可是會變得與一般神道差不多。

所以不管是需要依靠或追尋真相，都是佛陀的弟子。有智慧與能力研讀經典的人，應有心量，並懂得接受、包容形形色色將佛教當做寄託的人；而一般信眾對於認真研究經法的人，則要有與眾不同的了解與尊重，正是因為有了他們，才讓佛教更為光明殊勝。佛弟子能用如此智慧的心境，互相需要與協助、相互尊重與圓成，那麼佛教仍然可以像二千多年來一樣，佛法只有一個，佛教卻有很多。因為在不同時代、文

化和地區，過去、現在、到未來，都會有新的教派和說法，我們需要智慧的心胸了解與接納。

勿排斥其他善良宗教與傳統

很多人並非由於不喜歡基督教，才選擇一貫道、天主教、猶太教或回教...。世上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各種不同因緣下，各取所需，信仰他認同的宗教。因此佛教徒不只受到佛教的保護，舉個例子來說：一個弱小女子，身上帶著錢，三更半夜走在路上，卻可以平平安安回到家。警察不會無處不在，卻是因為人們有信仰，在信仰中受到教化而不會侵害你。我們活著，不時受到其他不同宗教的幫助，也同時輾轉得到利益，因此，只要不違背社會約定俗成的善良風俗，任何宗教都需要受到尊重。並且要謹記，當你追求生命真相的同時，不要因為個人信仰的癡情，對其他宗教產生排他性而感情用事，你可以不參與信仰，但如果沒有了他們，這世間不見得會更好。

佛陀到底教導我們什麼？

今天開始為法友們介紹與你關係密切，在原始佛法中的古老認識，不管你是哪種人，都希望在人生中，物質所需不缺；內心少煩惱；與人相處感情會更好，這樣的需求實際而直接，可是在人生的過程中，有時是不易達成的目標。正因為如此，我們都很想了解，以佛陀的智慧，到底教了我們什麼，用什麼方法可以度越生命的難關。

佛陀的教法正式用詞是『因緣法』；而民間的用詞則是『因果』。『因緣』是佛陀智慧法眼所見；而『因果』則是一般人普遍的觀念，其中內容深義迥然不同。如果用『因緣』的說法，就會有以下兩種意義：一、所有現前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改變。二、所有未發生的一切（指下一秒、下一分鐘、或下輩子），都還沒有決定，甚至此時此刻也都仍未決定。所謂的『因果』則是說：所有的現在就是一種結果，已經造成這樣了，根本無法改變。『因果』的觀念是由原因來決定結果，比如說：這輩子做了什麼，已經決定下輩子的遭遇。兩種觀點的不同，將影響你對生



命的認知，不能有所偏差。

一般人會問：為什麼我現在會這樣？神教者說是神的安排；而 佛陀的教導卻要我們契入『因緣』如實觀察，用『因緣觀』的智慧來看待世間種種。『因緣觀』指的就是「影響」的意思。

『因果』的觀念—宿業決定論

『宿命觀』指的是宿業決定論—現在所有的際遇，是因為過去所做所為的緣故，在此之前已經決定了。包括：長得怎樣、聰明與否、住什麼房舍、富有或貧窮、甚至會遇到哪種人、人生過得好不好... 都已經由過去的業報決定了。

從歷史來探討宿業決定論的由來

根本上，宿業決定論並不屬於佛教，是比佛教早六、七百年前的說法。閃族的雅利安人，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南侵，進入印度征服土著，建立殖民社會，創造婆羅門教的梵神信仰—也是一種狹隘的種族信仰。主要是說梵神創造天地萬物，最愛的只有雅利安人，所以賜給尊貴的雅利安人靈魂，死後可以再生。而印度原住民則是卑賤的種族，沒有靈魂不能再生，是被創造來服侍雅利安人的。到了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印度人不願受欺壓，起來反對婆羅門教。聰明的先知們不但不信神造論，反而開始創造新宗教。當時印度原住民的思想稱為『奧義書』，改革思潮指出：宇宙沒有造物主，只有永恆不變的神我，那是永恆不變的本體。宇宙像大海是鹹的，那麼其中的任何一滴海水也都是鹹的，因此大地萬物，甚或一粒沙，都是宇宙的一部分，現在卻擁有永恆不變的神我。這種新說解決了幾個難題：一、印度人以前沒有靈魂，現在卻擁有永恆不變的神我，不只可以和雅利安人平起平坐，甚至眾生也都是平等的。二、印度原住民擁有了不變的神我，藉由神我可以再生。三、婆羅門教的信仰，只能用神的意志和安排來解釋現前眾生的千差萬別；而『奧義書』思潮，則發展出宿業決定論來解釋世間人的種種不同（前輩子的所行所為，決定了此生的遭遇或富貴貧賤）。

宿業決定論的盲點

如果這樣，你對人的印象好壞、有沒有緣份，都是宿業決定的。當你相信了這種說法，會有一種可怕的結果：相信當前的災難是合理的，以為是上輩子沒做好，就會逆來順受，而不肯務實的面對問題找尋原因，尋求解決的方法，到後來越拖越久、得過且過，反而深陷其中；若是在生活中得到了何種利益或恩惠，不但不懂得珍惜、感恩，卻認為是理所當然。這種想法使人在社會上遭遇不公不義的事，反而以為是自己的錯；當一個人做了不當的事、獲得不應得的利益，你卻以為他「前輩子有修」或者用「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來做解釋。『宿命業報』的理論，無形中將受欺凌視為理所當然，卻讓素行不良的人受到宿命論的保護。好好的人生，全然成了欠債與還債的機制，做好事（有如還債）沒有功德；受欺侮（應當被討債），成為理所當然。逐漸形成了逆來順受的人格，不但有損做人的尊嚴，進而失去對自己的信心，導致一種怯懦退縮的人生觀。

『因緣觀』所見：現前三要素

佛陀不講宿命業報，只講『因緣』，依『因緣觀』的見解，現前你的處境，是由於三個因素所造成。一、此時此刻之前的過去，所發生的事。二、當前個人身、口、意的造作。三、現前外在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此三者相互關聯作用，形成了你的處境。當人生碰到困難阻礙，唯有依『因緣法』與『緣生法』的智慧，積極務實的面對問題。現前所發生與過去是有關的；個人與外在環境也都有責任，不是靠消災、祈福就能解決。此刻的過去是歷史，無法用任何力量抹拭掉，雖然對現在會有影響，但還是不能決定；外在環境錯綜的人、事，一時也無法扭轉。只有努力改變個人的身、口、意，才有機會參與轉化外在環境，並緩和過去歷史對現前的影響，用這樣的方式來影響現在的一切，往更好的方向，這就是『因緣』的現實。唯有在身、口、意智覺增上；關懷周遭環境人、事的互動；努力度越貪、瞋、癡；達到苦惱的止息，來影響改變人生，才能讓現在更好。

正法新聞

2443/2011 年 3/20

“送愛到孤兒院” 公益活動 關懷社會，誠心行善，自利利他，由此做起

2011 年 3 月 21 日星期日早上，檳城中道禪林再次舉辦「送愛到孤兒院」的慈善公益活動，發揚佛教慈悲的精神，落實不分膚色，不分種族的慈悲無私的理念。

俗話說：助人為快樂之本。一群仰信原始佛教（佛陀原說）的佛弟子，抱持誠心、略盡棉力，幫助「被父母遺忘的兒童」，希望能夠帶給他們一份喜樂，讓他（她）們和其他孩子一樣，能有快樂的成長經驗。除了檳城的法友，還有暫時駐錫在檳城中道禪林的法月師父，加上來自威省的法友，一行人約有四十多位參與善舉，發揮「為善最樂」的精神，同送溫情到檳城 The Ramakrishna Ashrama 孤兒院。

這座擁有悠久歷史，並以創辦人 Sri Ramakrishna Ashram(18/2/1836 – 16/8/1886)名字命名的孤兒院，是在 1938 年 11 月 10 日正式成立於檳城。目前住著 45 位孤兒，年齡介於五歲到十八歲之間，其中有一位現年六十多歲的印度婦女，自四歲起就住在這裏，從受益的孤童轉為利人的施助人，就這樣渡過一生的歲月。

當天除了準備的美味蔬食佳餚及糕點以外，也發放了一些日常食糧。如：米、糖、麵粉、米粉、餅乾、MILO 飲品及食油等，並由吳居士閤家贊助 45 份

包裝精美的禮物。雖然彼此的宗教信仰不同，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與尊重，同時展現佛教「滅苦為本」的精神，無視於信仰差異的慈悲胸懷，法月師父帶領我們大家參與他們的宗教誦經儀式。

午齋時間，大家按照次序排隊，並由法月師父帶頭接受法工們分配的食物。齋後，法月師父以英語致詞，法泉則以馬來語翻譯。接著數位法友為院童獻唱一首悅耳動聽的佛曲——「佛陀的愛」，法友們兼比手語。為了能與小朋友有更近距離的接觸與互動，法友們邀請這些院童一起比手語，並安排猜手語遊戲。看那五位小朋友最先答對五個手語動作：佛陀、愛、心、和平、關懷，將獲贈送一份禮物作為獎勵。過後，法月師父與吳居士一起頒發 45 份禮物給院童。

活動結束，大家合拍紀念大合照。離開時，法月師父特別祝福服務已經 4 年的 Selvi 及服務 20 年的 Rajalashimi 印度婦女。這項活動歷時兩個多小時，在充滿和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相關活到報導請見封底裡頁**

2443/2011 年 3/26

中道禪林台中分院首次舉行供修活動

中道僧團每周六於台北中道禪林有宣法課程，同時與世界各地法友同步連線，為利澤中南部交通不便的法友，2011 年 3 月 25 日正式對外宣布自 3 月 26 日起，每周六早上九點，台中道場加入同步連線共修行列，唯法訊公告過晚倉促，以致當日參與人數寥若星辰，稍欠妥善，但這項佳音意味著菩提樹下的光輝將照亮更多憂苦晦澀的心靈，引攝世人回歸 佛陀之道，重建僧俗和合無諍，法同一味之盛況。

此外，平日星期一到星期五（9:00~17:00）開放禮佛、禪坐，歡迎十方善友踴躍參與共結法緣，依止原始佛法正覺一乘菩提道，開展人間佛教實現自利利他行。

中道禪林台中分院地址：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F 之 1。

洽詢電話：(04) 2320-2288 或(02) 2892-1038。



正法新聞

2443/2011 年 4/2

僧團參加故袁毓華居士告別式

故袁毓華居士的一對兒女與隨佛尊者結緣已有約二十年了，長期的互動與對僧團的了解，不管僧團遭受多少風雨，他們都是始終一路相挺的堅貞法友。

2011 年 4 月 2 日是故袁毓華居士的告別式。早上 7:30 隨佛尊者與美國連線說法至 10 : 15 ；僧團隨即趕往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故袁毓華居士告別式會場，主持追思、開示程儀。

追思程儀進行時，尊者引領大眾誦唸皈依「佛法僧戒」文，以及帶領大眾一同讀誦佛經——大正藏《雜阿含》758 經與大正藏《雜阿含》760 經；接著由袁故居士的孫女表達對外婆的懷思感言，這份真摯祖孫之情的哀思，令聞者潸然；在大眾正沉浸於這樣的哀悽氣氛中，尊者以大正藏《雜阿含》931 經來警醒在場大眾，要大家隨時將心念安住在「念如來事、念於法事、念於僧事、自念淨戒、自念施事、念諸天事」的六隨念中，即使感傷也不要忘記提起正念。

最後在大眾一同誦唸皈依四法及功德迴向時，尊者仍不忘提醒大眾：「每個人都會面臨老、病、死到來的一天，今天我們來送袁故居士，改天輪到別人來送我們，我們將如何面對此事呢？」接著，尊者引用佛陀回答摩訶男的教說：「一顆樹在活著的時候，如果是朝著東方生長，當有一天這顆樹倒下去時，也必然是倒向東方。」以此提醒大眾：「如果我們平日就能做正確而妥善的事，就不必擔心死後會如何？只要時時安住在正念裏，同時也能行正確的事，不僅現前的人生會更好，死後也無須擔憂將往何處去？」。

2443/2011 年 4/9

中道僧團親臨台中分院宣法

2011 年 4 月 9 日清晨，中道僧團與法工們便風塵僕僕地南下台中道場準備弘法事宜，沒有舟車勞頓的倦容，唯有智覺圓滿的熱忱！



隨佛尊者上午首先針砭佛弟子昧於不積極、善巧地將佛法介紹於予親友，自滿於寬大與尊重信仰自由下的虛榮，助長排他性高的一神教擴張，形成劣幣逐良幣之勢，徒增世間的衝突與對立；緊接著直指學法者的盲點與錯誤模式——自我主見強，又只想要別人給答案，不懂得親自探尋、追根究柢問題的緣由，同時強調佛法的重點是解決問題與痛苦，而修行的內涵在於腦內革命一度越迷惑與貪愛，改變生活態度。應當體認人間沒有完美，在這充滿著罪惡、困難與挑戰的現實叢林裡，世間的煩惱皆是依靠四聖諦三轉、十二行而止息，自利利他，自覺覺他是同步並進，下午則針對止觀的正行與次第，鉅細靡遺、深入淺出地闡述，令聞法者獲益匪淺！

2443/2011 年 4/16~4/17

台大校友會館二日禪

2011 年 4 月 16 日及 17 日兩天，由中道僧團主辦，台北中道禪林、中華原始佛教會協辦，在台灣大學校友會館舉辦都會二日禪。16 日週六一早就有超過十五位的法友到達，在會場參與佈置、協助報到……等等工作，而參加二日禪聞法受益的學員則超過五十人，當中有數位北傳及南傳尼眾。約莫 8:50，主法的 Ven. Bhikkhu Vūpassama（隨佛尊者）及八位中道僧團的僧眾到達，由親近禪林多年的法力師兄接待。

兩天時間，隨佛尊者除了宣說 佛陀禪修法（十二因緣法）的原說之外，原始佛法教說與部派佛教歷史並重，讓現場聞法者撥開了佛教歷史的迷霧，在正法隱沒已近兩千三百年後的佛弟子，有機會親見 佛陀。隨佛尊者說到：說法既不為名、也不求利（因為只有來自教界的罵名，又不受取金錢），過去為了避免無知者謗法，多年來只對近學的學人闡明 佛陀原說教法，潛沉隱修於佛教界內，作一個「沒有聲音的人」。2006 年因為生了一場病，又受北傳惡尼及惡眾的破僧，深感寶貴的佛法不能隱沒於世，端正良善有智的僧眾不能任人詆毀，讓惡眾誤導世人毀僧、辱僧，徒造無間惡業。至此決定將 佛陀原說法教向外宣揚，不論塵世的名利、是非、成敗。2008 年隨佛尊者依據阿難系《雜阿含》（應正名為《相應阿含》）、優波離系《相應部》當中原始經法的共說，編寫成《相應菩提道次第》，將原來隱藏於經說、明知於大腦的「菩提道次第」，顯現在世間。從此，原始經說當中的正法流傳四方，幫助尋找菩提正道者修行的方向。

2443/2011 年 4/19

原始佛教正法研習課程（一）圓滿結束

由中道僧團主持，中華原始佛教會協辦的『原始佛教 正法研習課程第一期』為期八次的講座。2011 年 4 月 19 日夜晚，隨佛尊者以主題：『十二因緣的現起與流轉』作為這一系列講座的壓軸，現場有來自台北各地法友超過六十多人參加，尊者在結束說法離開前詢問法友到場聽法感想時，法友如一的回答「法喜充滿」中圓滿結束這一期的研習課程。

這次的講座，師父提到生死輪迴的緣起，來自於無明。而無明不是無始劫來就有，是源自於不如實知五蘊緣生；並對六觸入處、五受陰、四念處及十二因緣法的關係，有非常詳細的解說。師父並強調，說法純然為聽法者得利益，大家應該精進思維，不要放逸懈怠辜負此善緣。

大眾在聆聽 師父如獅子吼般的開示後，都對因緣法、緣生法有更深的體悟。內心期待著第二期課程，能早日到來，而能再度聆聽到 世尊的真實教法。

原始佛教正法研習課程（二）預定於 6/7 開課，敬請期待。





如何繼續正法的火炬？

紐約 易凡

學了十幾年的佛法，直到遇見了隨佛師父，才令自己的修行與生活，可以不相互乖違與矛盾，再度回歸到原有的理性和務實，也才了解了許多的問題。如：世間的真相是什麼？是因緣法，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就是世間的真理。別談一些玄渺的哲理，也別講一些是「似是而非」或不可執行的宗教精神。實際的觀察現前世間的事事物物，發現這都離不開：有了這樣的因，承受如是緣，而有了現前的現起。它是符合現代科學的驗證。但千萬別又誤解而接受了「宿命論」，以為是自己前世造的業，必須依靠「他力救度」，才有辦法解決當前的困惑與痛苦。世上以人性需要而創造出各種救世主、偉大聖靈、神通大菩薩、活佛再世、大羅天仙下凡的事，可說是層出不窮。這實在是另一種形式的誤導，使無知疾苦求助的廣大世人，陷入了忽略事實而只是盲目的迷信，行善與強忍的情境。無法讓人們依自己的智慧與技能，誠實、努力、負責的為自身的生活與前途作有效的改善。原因無他，不知因緣法也是！

若依因緣法，我們就會明白，今天的「志同道合」，並不表示就能「天長地久」。不只佛教界內的分歧如此，現今社會中各宗教的內部與外部，也多有門派的衝突及爭端，就在每日生活與工作當中的人我關係，不也是如此嗎？不足為奇。

許多的修行者或許會作如是想：我現在做的是正確的事，正如一個正直無私的好人所應做的行為。如此一來，即不自覺的陷入了自我感覺良好的「情境」中，久久不能自己。這位「好人」甚至會進一步的認定：無私的行為會受到大眾的歡迎，讓他們能為人表率。但是根據新的研究指出，實際情況是「沒有人喜歡所謂的好人」。

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陸續有研究發現，自願去做別人不想做的事，或是自願分發禮

物給別人的人，會馬上被人孤立。心理學家認為，這是因為這些行為會讓其他人「因為自己的貪婪，而產生罪惡感」，並有潛在的意圖要迫使大家實行同樣的無私行為。但這對很多人來說，是很難而不願意的作的事。

「華盛頓州立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帕克（Craig Parks）教授的研究員說：好人會讓人討厭，是因為他們提高了一般認定的生活行為標準。帕克教授說：「讓人害怕的是，這種新標準會讓其他人看起來都是壞人」、「這無關於某人的無私行為，是否會真正改善團體，或人類的整體利益。」、「好人也常被視為是破壞常規的人」，「有時候，他們甚至懷疑這個好人圖謀不軌。」這就好像玩大富翁遊戲，有人把錢送給別人繼續玩，卻折磨其他玩家苦無結局」。一群研究員為帕克教授做了一系列實驗，來證明好人不受其他人歡迎。實驗的結果並不意外，大部分的人都表示：「他們不想再跟「貪心」的人合作，但他們也不想跟團體中「展現出自私」的成員合作。」他們常說：「這個不自私的人讓我看起來像壞人」，或是說「他破壞常規」、「他們有時候更懷疑這個無私的人是意圖不軌」。

由以上的研究所呈現出的社會事實，我們就會了解到「做壞人很苦，做好人也很苦，做不好不壞，或討好別人的人，也有老病死之苦。」所以，智者必會體驗到：是非說不清的人間社會，弔詭狂亂，世人利令智昏、迷惑不已。因此，世上不會有永遠的和平（不符合因緣法），不論理想再多，高論多吸引人，正義與邪惡的衝突不斷，仍然是現實。生命終歸於憂苦的無奈，還是不斷在重覆，終至令人厭倦與疲憊不堪。只有解脫：完全的離開貪、嗔、癡的人生賽局，才是人生的真正出路。這樣的見解，絕對不是一個弱者、失敗者或自私者的論調，反而是智勇雙全者在覺悟後，出於明見與慈悲的分享。

因此，正法的存續，是智者為了世間前仆後繼的眾多尋覓離苦道路者，必須做的聖事，應點亮的一盞明燈。不管它的光有多麼的微弱！信守正法的佛弟子，當以餘生與智慧，努力點亮 佛陀的法燈。這不是點亮自己，讓世人看到。我們或許是一盞燈，但卻不是真正要點的那一盞。佛弟子需效法當年的聖弟子，化生命為燈心與燈油，點亮 佛陀的法燈，顯現 佛陀教說當中的正道，更當效法富樓那傳法涅槃(大正藏『雜阿含』311 經)的精神，以正念正智，行無畏與慈悲，以身為法的傳續正法的火炬。

對於明白正法而有正信的人，眼前只有應做的事，卻不畏於困難與危機。時間不是問題，空間也不是問題。若要彰顯正法的火炬，我們需要效法早期的

聖弟子們，齊心協力的讓法光顯耀。致力為世間可堪教化之人，有機會尋得正道，隨佛而行。讓 佛陀的正法引領眾生入於正覺解脫之門，能夠真正獲得息除痛苦、煩惱的智慧與能力。世上許多人無法明瞭「斷貪離愛是佛道」，或只是「說法給人聽，自己不願實踐」的人，因為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卻又自我感覺良好，可是大有人在。 佛陀在世時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啊！因緣如是！確是因緣如是啊！

生死輪迴中的朋友們，我們應當依法、依律，堅定、安穩、不放逸的順法前行，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的正向苦滅啊！行法隨順法，住不放逸，令法燈長明！

學法的因緣

馬來西亞 法相

學習佛法，已有八年了。從開始的認識，慢慢的深入瞭解；從知識上的理解，逐漸在禪修中體驗。一路走來，透過認真觀察，一層層看清個性上的弱點，才明白覺察身心現況的重要性。

一直以來對於法義的掌握，相較於大乘經典，現在的南傳佛法，會覺得比較相應。也許對我個人而言，南傳佛法的內容，較有親切感吧！比如說：小品的《法句經》，在大學時期，是最愛不釋手的。曾經為了買一本不算便宜的《法句經》而省吃儉用；就為了後來終於買到，而整整開心一個禮拜。更令我感恩的，從有幸親近的南傳和北傳法師的身行與言教當中，也曾受益良多。有時想起來，真覺得自己在學法過程中，是相當幸運的。

因緣的轉變，實在不可思議，今生能接觸到「原始佛法」，真是始料未及。當聽聞到真實的佛說，實質上有些令人吃驚，原有的認知受震撼的程度也沒辦法形容。終於可以確確實實地從原始經典

裡對照出法要的內容，不是後世佛弟子或論師所說，卻是實實在在 世尊的教說；不是後期歷史上的記載，而是佛世時最古老的僧團傳誦；不僅僅是一部經典的內容，而是對照《雜阿含》與《相應部》的共說。結合了前人的發現，繼以 隨佛師父的用心，而成就了現在的我們，可以不用掉入法義的思辨，只要依教而行。真是何其幸運！

學習佛法，是因為瞭解這世間的不圓滿；無法滿足人生的需求；以及現實生活的逼迫，所以想要遠離痛苦。痛苦的原因如何發生？要遠離什麼樣的痛苦？想追求何種悅樂呢？從 世尊所說的因緣法裡，我們可以清楚找到離苦的道路。今生願意認真追求佛法的真實意，不在於滿足知識上的需求，而是由於明白這世間有痛苦；瞭解痛苦的內容之後；找尋痛苦的原因；在透過自身的觀察，尋求造成痛苦原因的過程當中，才得以認識自己、反觀自己、承認自己的不足與缺失，進而願意改變當前的自己；再藉著止禪的靜修方式；加上生活中時時的觀察；來認識並面對現實的真相。現在的我，心裡覺得很踏實，並且正努力地朝著這樣的方向前進。

一路走來的因緣 專訪王居士

台灣書記組 法育

採訪書記(以下簡稱 訪)：請問王居士、陳師姐是第一次參加春節禪修嗎？是怎麼知道這個活動的？

王居士(以下稱王)：是的，我們是第一次來，是自己從內覺禪林網站上得知春節禪修的訊息。其實在 2007 年，我和我太太就曾上到北投拜訪 師父。

訪：哦！是嗎？可以說說您一路走來的因緣嗎？

王：要說到整個的因緣，就要從 2006 年接觸佛法開始。那時跟隨一個團體學習藏傳佛教，上了差不多一年左右，覺得有許多問題不能釐清。於是，我就在網路上尋找答案。

因為是學習藏傳，所以我就從藏傳佛教開始搜尋學習資料，找了一陣子之後，發現南傳佛教的內容應該比較接近 佛陀教法，比較沒有歷史留下的塵埃。

訪：那團體基本上著重在藏傳方面的教法，您是怎樣覺得不對勁，又為什麼認為南傳佛教應是比較接近佛陀的教法呢？

王：根據我粗淺的瞭解，藏傳佛法最殊勝的應是追求一生完成「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當生就可以成就。於是我就去看一些密宗的書籍。然而裡面有些很奇怪的修行方法。例如：男女雙修的法門。我問自己，釋迦牟尼佛為什麼會教這些東西？這是佛法還是人法？

同時，我試著從其他幾個主流正派的佛教團體來探究 佛陀的教法。這期間曾接觸過念佛法門，參加最普及的某個學會，跟著他們一起念佛，也看了某位法師的書，因為他在我們華人佛教界是頗有名的大德。我到他們的道場跟著大家念了幾個月的佛之後，也產生問題。例如：一經不如一咒，一咒不如一聲佛號的概念。我想，如果只要念佛號就好，那 佛陀為何還要講這麼多的經？

於是，我又開始尋找，尋找 佛陀真正的教法。我也皈依某著名道場的法師。他是台灣一位崇高的大

德，也寫了很多的書。所以我也到台北的某一間佛寺，跟著他們一起學習。但是，這位法師有一段時期身體很不好的，寺裡的師兄姐都說：「法師很慈悲，替我們眾生消了太多的業障。所以他現在年紀大了，身體才會有病痛。」我聽了覺得很奇怪。如果法師能夠幫我們擔業障，那我們還要修什麼？ 佛陀及觀世音菩薩不早就幫眾生消業障了？

兩大禪淨主流道場我都無法相應，我開始懷疑，難道是我錯了嗎？為什麼我沒辦法跟其他師兄姐一樣歡喜接受這些殊勝的大乘的教法呢？

訪：所以你開始想要探究南傳佛教？

王：一路走來一直覺得 佛陀應該不可能在兩千多年前傳授那麼複雜難懂又問題重重的佛法。再說，已經接觸的藏傳、漢傳都無法相應，只剩南傳，否則就只有跟佛教說拜拜了。

我在這尋尋覓覓的過程中，卻在 2007 年，從網路上看到 隨佛法師的資訊，也因此和我太太一起到禪林拜訪 師父。師父也很熱心的為我們做了三個多小時的開示。讓我們夫妻倆印象非常的深刻。幾年來一直沒有忘記 師父。

訪：那時候， 師父對你們做的開示，大多是哪方面？

王：雖然我當場沒有記下來，但是還依稀記得向 師父請示我們學習佛法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問題？師父很有耐心的將佛教思想演變的過程及造成困惑的原因很精闢地連續講解了三個多小時。我們當時在聽的時候，就覺得非常歡喜。哇！過去我們的困惑不但都得到了解決，而且對師父的慈悲與耐心讚嘆不已！

訪：王居士，聽了您學佛的過程，有一點我很佩服你，就是你會懷疑。我自己在過去的學佛歷程中，因為一開始就被打預防針說不可以懷疑。所以，雖覺得不對勁，但是卻不敢懷疑，自己一直找理由合理化許多“怪怪的”、不太合邏輯，但是卻“很殊勝”的地方。但是您不但能很誠實的面對您的懷疑，更能鏗而

不捨的一直尋找答案。

再請問您，這次春節禪十聽法，有哪些部分讓您現在一想起來，仍然印象深刻？

王：當然有。師父一開始解釋三十二相的說法，其實原來是沒有的。我聽了師父詳細的解說之後，多年的困惑終於解開，頓時感到全身舒暢！最重要的是師父傳的是佛陀的原始佛法，而不是部派的南傳佛教。

師父對很多事情，都從頭說起，清清楚楚，並作理性合理的分析，這是我平時在很多地方都沒有接觸

到的。沒有業障，沒有神通，沒有殊勝現象，只要帶著一個清醒的腦子，不要預設立場，好好的傾聽佛陀的教法，就能有效的滅除我們的苦惱。

聽師父說法，時時充滿法喜！終於找到真正修行的道路了！我們很高興能跟隨師父學習佛陀的教法，也期待能早日解脫苦惱，成就菩提。

訪：王居士，非常謝謝您與我們分享這麼多內心的歷程，也祝福您能結束您尋覓的旅程，開始向下扎根，更希望佛陀真實的教法，能讓您在生活上得到真實的受用。

師父的教誡

台灣 初依

多年前有段時間透過法友的介紹，利用星期日在市區的某講堂聽解阿含經，某日講堂突然停課，我打電話通知法友這個訊息。他提到法雨雜誌介紹內覺禪林正在辦禪修，可趁此機會前去供養師父及請法。我要求一起去，心想有機會種福田也是好事。當天抵達道場時，已是下課過堂用膳的時間。師父沒有接受我們的供養，但很慈悲讓學員先下去用餐，獨自留在禪堂接受我們請法，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師父。

記得法友向師父請問有關於六觸入處的禪觀入手處，那時我才剛接觸阿含經典，對看似簡潔的經文，雖覺得很親切、白話，但不懂當中的法義，所以對課堂上的講解感到很艱澀與困難，不知如何下手，也不知如何請法。當天師父的開示，我是似懂非懂，但師父開示的神情很專注，完全沒有因為我們突兀的到訪而敷衍，當天下午就留下來隨喜參加禪修。後來，我向師父陳述學法的困惑，對於自己所要實踐的法，因為心中存在著疑慮，而產生不踏實感的擔憂。當時師父只說：佛法沒有那麼複雜。接著舉例提問：如果我就快要淹死了，正有一束蘆葦漂過，你是要趕緊捉住呢？還是要等一塊木板、或者一條舢舨船？師父要我好好想想自己要的是什麼？因為這樣的

接觸，開啟了我學習佛法的真正旅程。

師父曾說：道心的開始，是不可能因為他人的勸誡而深信不移。人多是拒絕被推銷，喜歡保有自己的，即使別人說得對，也會產生莫名的抗拒，這就是我取所產生的傲慢。這是人之常情，沒有什麼可講，重要的是如何解決問題。解決問題應當在實修中，經由苦諦、苦集諦如實知，再從苦為緣生、無常中，直見貪愛必受繫縛而生苦，才會正見「離貪才得離苦」的正道。因此，要有離苦的道心，必須先如實知苦如何生起的明見，而不是因為痛苦生起道心。

又提到：學法者更應常思惟佛法是怎麼來，不能只想到「我要學習佛法」，世上的傳法者也有親人及所愛，卻能捨棄利益，用堅毅的意志，在艱難的所在無怨無悔的傳續法教，引領人們度越內在憂苦，使世人得到更多的利益。學法者都是站在這些傳法者的辛勞及血汗上，所以「感謝」是不足以報答的。佛教的傳續，不是只有佛陀及許多富有盛名出家眾的貢獻而已，還有更多無名的傳法者，消逝在無聲無息的歲月中，除了感謝佛陀及有名的大德僧以外，也要感謝過往無名的僧伽及僧團。

我是愚鈍之質，實修上有待努力，只能與法友分享曾經聽過，自身受用的教誡，感恩師父耐心的教導，以及參學路上曾經為伴的法友。

生命無常，輪迴路長，當勤精進，慎勿放逸。



睡眠蓋的對治

台灣 法正

這次春節十日禪，由於因緣不具足未能參加，倒是在第三天有幸隨喜晚間 師父的大堂開示。真是幸運，當天師父對參與禪修的學員說明，五蓋中的睡眠蓋之對治，這正是自己一直感到不得力的困擾。

當晚，師父引用雜阿含第 715 經 佛陀對五蓋之原因與對治的說明，「何等為睡眠蓋食？有五法。何等為五？微弱，不樂，欠呿，多食，懈怠。」是啊！睡眠蓋因為精神不濟、對當前不生興趣、打哈欠睡眠不足、飲食太多、懈怠而增長。因此，佛陀一再告誡弟子們需要知苦、需要飲食知量、需要精進。那麼對於精神不濟與睡眠不足，應該如何對應呢？

正如 師父所說，改善睡眠不足、疲倦的最好方法就是好好睡一覺。而精神力弱、精神不濟的微弱，主要因為人的大腦生理會有慣性反應，例如：我們在崎嶇的山區道路開車，由於道路變化多，開車的人的大腦受到不同的刺激；因此，即使疲倦也不容易睡著。但是一旦開上高速公路，道路寬敞變化不大，大腦就慢慢對這一些外來刺激產生慣性反應，以為就是這樣，而忽略外來刺激，這樣就打起瞌睡。所以，修行的初期精神專注力還不強的時候，如何避免讓大腦進入慣性反應，就需要特別警醒的地方。師父在『淨土真義』CD 之中提到念佛實修方法時，提到要能念佛成就，念佛時就不要一次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而是要『南』、『無』、『阿』、『彌』、『陀』、『佛』一次只專注一個字。原來，當六字一起念，大腦很快會因為念誦內容沒有變化，而進入慣性反應。可想而知，接著就容易打起瞌睡來；如果能夠一字一

字誦念，字字不同，大腦生理就不容易進入慣性反應，因此持續用功，就可以提升精神力的訓練。同樣的，當修習安那般那念而專注呼吸，如果沒有警覺，大腦生理不久就可能進入慣性反應，因此開始昏沉。

所以，要破除這一障礙，經中提及「何等為睡眠不食？彼明照，思維，未生睡眠蓋不起，已生睡眠蓋令滅，是名睡眠蓋不食。」也就是，我們要調伏睡眠蓋，就需要「明照」想。那麼什麼是「明照」想呢？啊！我以前就被教導要做「光明想」，來對治睡眠蓋呀！觀想晴空萬里，天色湛然，日光遍照。只是，這一解釋對於我的睡眠蓋對治似乎幫助有限，自己禪坐時經常昏沉，也不知是懈怠還是疲倦。師父當天提到「明照」時，也提到「光明想」，不過也指出那只是見文生義的解釋法。師父引用雜阿含第 1034 經說明「明照想」之修習，經中提及六明分想是「一切行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觀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死想。」由於當晚上課開示的時間不長，師父沒有太多時間一一解釋每一明分想實修之細節，倒是對「死想」作了一些經驗分享，而這一分享也是最讓我受益的。師父說自己過去在念佛時，雖然精進，卻也經常昏沉，後來就觀想自己每一次稍一疏忽的打盹，就是自己一次的死亡經歷的警醒。聽了 師父這寶貴的經驗分享，我在坐禪時，也試著觀想自己獨坐九仞孤峰之頂，心中為之凜然，睡眠蓋雖未遠離，卻已感改善很多。佛陀的教導，經過 師父的闡明，自己有幸聽聞而有一點點心得，將之訴諸文字，以饗十方與我同受此困擾的法友。善哉！

拜訪 RAMAKRISHNA ASHRAMA 孤兒院

馬來西亞 檳城書記組

3月20日，由檳城中道禪林主辦，在法月師父的帶領下，檳城和威省兩處中道禪林的法友們，訪視了位於青草巷的印度孤兒院，約有50位法友參與了這項活動。

上午大家陸續在禪林集合，有法友還攜家帶眷，全家大大小小一起參加。整理好物品後上車後，法友們即浩浩蕩蕩的驅車出發。大約中午時分，我們便抵達 Ramakrishna Ashrama 孤兒院。這裏一共有45位孤兒，年齡介於5-18歲，而最年長的是一位從小就入住孤兒院的，目前67歲。在孤兒院的負責人引領下，法友們把物品搬運到食堂裏，接著分工合作把佈施品分類擺設在長桌上。這次的佈施品種類繁多，乾糧有米、油、煉奶、糖、沖飲包、即時麵，還有許多箱的蔬菜和瓜類，以及多種美味可口的糕餅、甜品和水果等等。安置好後大家就在食堂裏先拍一張全體照。

午齋前小朋友們正在誦經。法月師父告訴我們：必需瞭解和尊重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儀式，接著安排法友們排隊有秩序地跟隨參觀，和訪觀印度教的誦經儀式。大家一踏入設置在樓中的大殿，就聞到濃濃的香味，看到小朋友們井然有序地男女分開坐在裏面，他們一面跟著鼓聲唱誦，一面拍手。法友們圍繞著他們坐在兩旁，同時參與拍手。小朋友見到我們的參與，唱得更加起勁。經由孤兒院的負責人的解說，了解到院童們正在讚頌此院創辦人的功勞，這是為了讓他們時時憶念及培養感恩心，過後法友們閱覽了孤兒院的歷史圖片。

午齋時法友們排成一排負責行堂。由法月師父為首，帶領小朋友們領取食物，法友們恭敬的將食物放進法師的鉢裏，也慈心歡喜的把食物放在小朋友們的碟子裏。當大家領了食物後，小朋友們開始唱誦，原來他們在吃飯前也要唱誦感恩詞。接著，法友們圍繞在師父桌前供養，法月師父念祝福詞及帶領大家回

向。

用餐時整個食堂非常寧靜，只聽到「佛陀的恩慈」這首歌，在空氣中流動、在大家的心中縈繞。此刻感受到佛陀的偉大，不分種族地散播慈心，並滋潤眾生的身心。

過了不久，一些小朋友還會再一次的要求食物，可見負責食物的法工的確花了不少心思，準備了適合小朋友們的印度食物。如：印度咖哩、椰漿飯、Roti Jala 等等。

餐後，此次的活動才正式開始。首先法月師父以英文致詞，法泉居士翻譯成馬來語，小朋友們安靜專注地聆聽。當師父提到「馬來西亞的中道禪林也主辦慈悲喜捨的公益活動，特別是關懷小朋友們」，小朋友們更是掌聲如雷表示贊同。接著，法工們一面隨著音樂唱「佛陀的恩慈」，一面表演手語（這些手語是法月師父和法工們臨時討論，費心學習的成果，好讓小朋友們能瞭解歌詞的含義）。這時只見小朋友們臉上顯現出燦爛的笑容欣賞著。看到小朋友們看得興致勃勃，也就帶動他們加入手語表演。當進行第二次唱歌和表演手語時，大大小小，天真活潑的小朋友們不只跟著音樂做手語，更是唱得比法工們還要大聲，讓法工們又驚又喜！互動中大家一起沐浴在歡笑和歌聲中。

接下來是最精彩的第三個活動：法工們提出五道有關手語含義的問題，小朋友們都踴躍搶答，而且都答對了！法工們非常歡喜，因為這是他們意想不到的事，沒想到自己編造的手語，小朋友竟然能明白當中的含義。為了獎勵答對的小朋友，每人都獲得一份小小的禮物。過後，在法月師父的鼓勵下，中道團隊的小朋友們，把包裝得精美又大方的禮物分贈給每位院童。看到小朋友臉上洋溢著喜悅和滿足，我們知道已成功地將慈心和關懷帶給了這些院童。



其中一位遊戲得獎人



吃飯前的禱告



參觀禮堂

最後，法工們拍了全體照紀念此次的訪視活動。當大家忙著收拾準備離去時，有兩位負責打理孤兒院廚房的印籍女工 (Selvi 和 Rajalashimi) 輪流跪在法月師父前，向師父請求懺悔和祝福。法友們看了內心非常感動。

法友們帶著快樂的心情離開該院，回程時在車上大家檢討了此次的活動，都認為當天的經驗不同於過往，感謝及慶幸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這時我的腦中憶起了中智師父與法工們連線時，苦口婆心叮嚀的話：「關懷社會，積極行善，自利利他，從我做起」。中道僧團的師父們，我們這群學習原始佛法的居家弟子，今天已盡心地把慈心、慈行散播給孤苦的院童，不論成果如何，我們沒有後悔，心中充滿了法喜！同時也感謝法友們及愛心人士的共同參與！

孤兒院訪視活動感言

馬來西亞 法宣

2011 年 3 月 20 日，檳城中道禪林舉辦了訪視與布施孤兒院的活動，威省中道禪林以結緣的方式參與這項活動。當天，幾位威省中道禪林的法友們帶著孩子一起到訪。這所孤兒院雖然人數挺多，但院裡設備齊全。小朋友們以好奇心和難以掩飾的興奮，迎接我們一行人的到來。這之前，我本來有些顧慮，因我是與孩子結伴同去，擔心院童看到我與孩子的互動會引起傷感，所以刻意與孩子保持距離。雖然這裏的孩子沒有父母親在身邊給予適當的家教，但他們每個都很守紀律，很規矩，而且看起來都很活潑、開朗。我們大家一起用餐，玩游戏，但始終不知道他們內心的真正感受。我們離開之後，他們還是那樣的快樂嗎？

當天法月師父以英語說了一小段話，由檳城的法泉法友翻譯成馬來語，內容是說中道禪林在緬甸長期資助照護孤兒，所以希望以同樣的方式在馬來西亞關懷孤兒。在這次的活動結束後，希望和父母一同探訪孤兒院的小朋友們，能有所領會，更加珍惜現有的幸福，而家長們也能升起對年老父母盡孝的覺悟。



下午說法前的供僧



佛正覺後 2443/2011 年 3/26、27 及 4/16、17
台大校友會館都會二日禪留記



師父開示緣生法，
問：帽子有「它」的樣子嗎？



參照《正法之光》探討部派佛教史及部義



師父請法友示範走動，
闡明唯是「緣生」而「無有一法來去」



佛正覺後 2443/2011 年 3/20 檳城與威省法工
與 RAMAKRISHNA ASHRAMA 孤兒院童合影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烏帕沙瑪比丘）
Ven.Bhikkhu Vūpasama
發行：原始佛教會
發行人：明至法師

❖ 台北 中道禪林 O.B.S.T.-Taipei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電話：(02) 2892-1038 傳真：(02) 2896-2303
http://www.arahant.org

❖ 台中 中道禪林 O.B.S.T.-Taichung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電話：(04) 2320-2288

❖ 紐約 中道禪林 O.B.S.A.-New York

136-31 #1B, 41Ave. Flushing, NY 11355
Tel: 718-445-2562 Fax: 718-445-2562
http://www.arahant-usa.org Cell: 718-666-9540

❖ 怡保 中道禪林 O.B.S.M.-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05-2410216

❖ 檳城 中道禪林 O.B.S.M.-Penang

77-3 Lorong Selamat, 10050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2288100

❖ 威省 中道禪林 O.B.S.M.-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5309100
http://www.arahant-mas.org

歡迎索閱《正法之光》結緣流通

email: pucchati@gmail.com Tel: (02) 2892-2505
響應綠色環保，減少紙張，歡迎提供 email，索取電子檔。

* 台灣助印劃撥：50159965 戶名：中華原始佛教會

* 美國護持帳戶：

1. O.B.S. (弘法、助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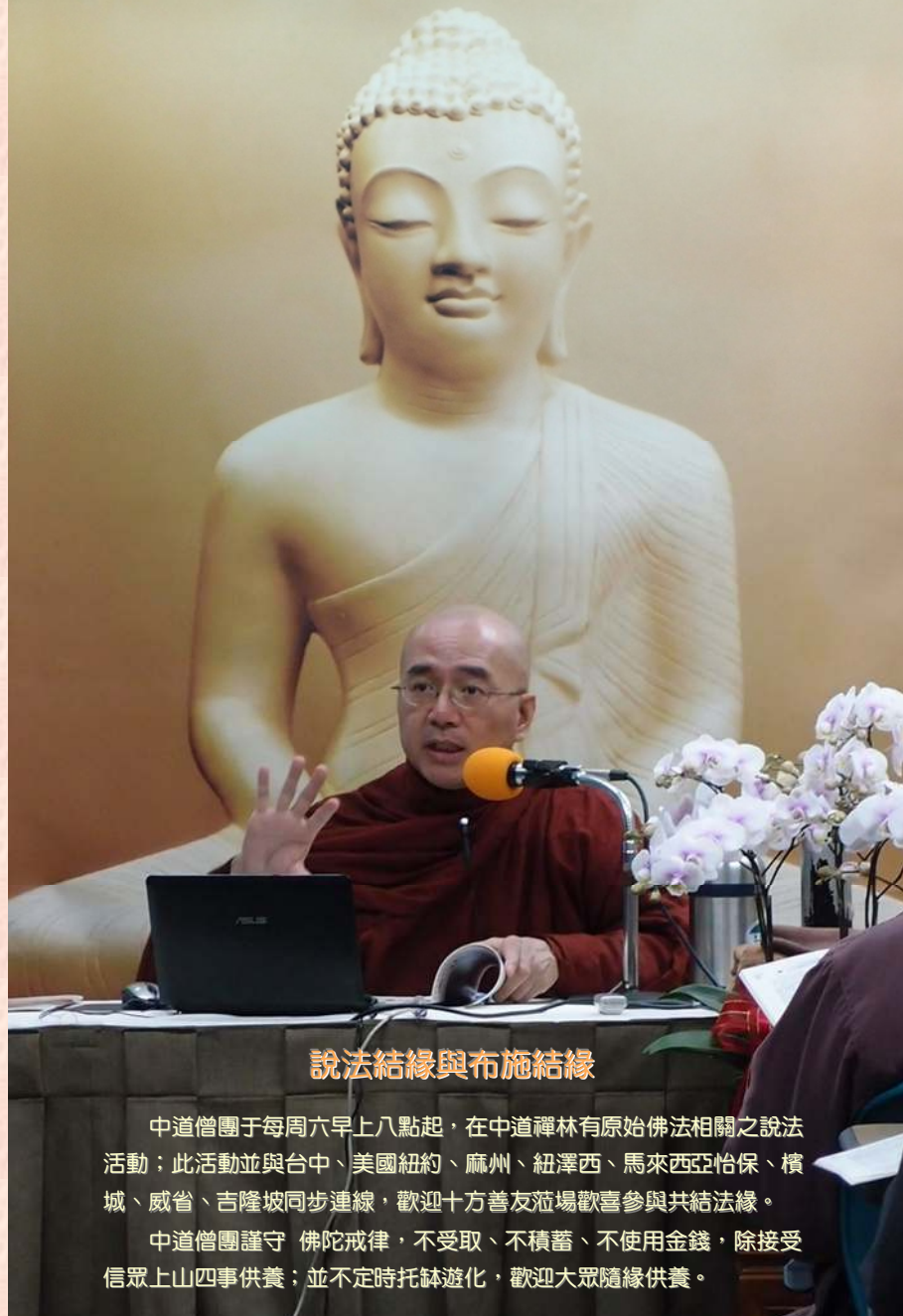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2.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扶助孤童)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46841178

* 馬來西亞護持帳戶：Sambodhi World Berhad
HSBC Bank：202-124475-101

* 版權聲明：有著作權 如為宣法，非為買賣，
不修改、增減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說法結緣與布施結緣

中道僧團于每周六早上八點起，在中道禪林有原始佛法相關之說法活動；此活動並與台中、美國紐約、麻州、紐澤西、馬來西亞怡保、檳城、威省、吉隆坡同步連線，歡迎十方善友蒞場歡喜參與共結法緣。

中道僧團謹守 佛陀戒律，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除接受信眾上山四事供養；並不定時托鉢遊化，歡迎大眾隨緣供養。



中道僧團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開顯法眼 正向菩提

中道僧團 主辦 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日期	時間	主題	內容	活動場所
5月18、19日	20:00-22:00	大眾弘法	見佛與息苦、解脫與菩提	馬六甲
5月20日	20:00-22:00	中道三日禪	見十二因緣即為見佛、修學十二因緣法與因緣觀的重點、菩提道次第	柔佛 新山
5月21日	09:00-17:00			
5月22日	09:00-16:00			
5月28日	20:00-22:00	大眾弘法	中道與一乘菩提	吉隆坡 中道禪林
5月29日	09:00-14:00	吉隆坡中道禪林 啟用法慶		吉隆坡 中道禪林
6月3日~6月7日		中道五日禪	中道禪法 指導禪師-中儼法師	威省 中道禪林
馬來西亞 總聯絡人——中智法師：04-2288100 或法慧師兄、法摩師兄 以上活動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mas.org E-mail: retreat.committee@gmail.com				
6月4、5日 (周六、日)	09:00-16:30	中道禪法 —十二因緣觀	原始佛法的無我、部派佛教的無我、大乘菩薩道的無我	台大校友會館 3A 臺北市濟南路一段 2-1 號
6月7日~6月28日	每周二 19:30-21:30	《正法研習課程》 (第二期)	1.正覺法鑰 2.四無量心 3.菩提道次第 4.一乘菩提道	臺北-民有裏禮堂 臺北市民權東路三段 140 巷 15 號 4 樓禮堂
6月18日 (周六)	09:00-16:30	因緣觀之正說 部派佛教的空有之爭		台中分院

以上活動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傳真報名專線：(02)2896-2303 洽詢專線：(02)2892-1038